

1933年

第 卷
第 6 期

DEC 12 1933

孔德文藝



6





孔德文藝 第六期 目錄

廿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波特萊爾特輯

查利·波特萊爾	A. Symons 著 (1) 朱顏 譯
告文學青年	Baudelaire 著 (8) 王光亨 譯
波特萊爾散文詩	伊甸 譯 (19)
波特萊爾手記	羽君 譯 (24)

插圖三幅

論文	關於龔枯爾兄弟的 “Germinie Lacerteux”	風塵 譯 (28)
----	----------------------------------	-----------

短句	九則	燕子 (59)
----	----	---------

詩	谿邊的山路	跛者 (42)
	別	若牛 (42)
	眼睛	羽君 (52)
	禮拜六	戈風 (63)
	Notre-Dame	少吾 (77)
	日暮	少吾 (78)
歌	浴場	戈風 (90)

插

波特萊爾像
波特萊爾手蹟
波特萊爾漫畫像

木刻四幅

圖

La Musadel Loreto
Enivrey-vous!
Romanitchels
The Black Year

小

連環	寧速 (34)
三絃	嬰子 (53)
阿柴的故事	根澤 (79)
變	子仞 (91)

說

戲劇	太陽	高斯華綏著 (43) 英士 譯
----	----	--------------------

散

憶	申 (61)
心思	迦迦 (64)
往青島去	查利 (104)

文

他的藝術是他的頹廢的表現，我們來研究他的藝術就是要明瞭那將世界上的文學改換了樣子，而馬拉美（Mallarmé）稱之為「宙堂裏的幔帳的不安。」的複雜的運動。尤其是將詩歌做成了表現情緒的精緻的樂器；這是我們自己的時代中發生的事。

——F. P. Sturm.



波特萊爾

波特萊爾手蹟

Mon cher dais, je suis
 presque fâché de vous
 avoir raconté tout ce que
 vous savez; Toutefois, si vous
 n'avez pas encore vu Gauthier
 ou Mcoupage, et vous en
 savez rien, ne le laissez
 la faire contre moi. Car
 je ne figure à temps en
 temps qu'il y a encore de
 la ressource, et j'ai peur
 d'abri!

Ch. Baudelaire



波特萊爾素描(馬納作)

查理·波特萊爾

Arthur Symons

波特萊爾在我們英國是很少人知道，並且很受人誤解的。祇有一個英國作家曾經對於他算是公正，說過一點關於他的正確的話，這便是史文朋 Swinburne。一八六二年，他在觀察報上將他介紹過來給英國的讀者，當如今回想起來，倒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一八六八年，史文朋出版他的講勃來克 Balke 的書，提到波特萊爾還加了些適當而微妙的讚美他的話進去。就在這一年中波特萊爾死去，於是他又寫了他那篇宏大的 *Ave atque Vale*，來哀悼他。但是在這時候，不相干的誤解和蔑視偶然發生了，波特萊爾的名字(常常被誤拚的)到這時候成了一塊新聞者們藉着體面為名義在胡亂拋扔的最順手的石頭。這一些是否表示說：我們已經覺醒過來，意識到一種除了我國之外，已經在世界上各處都感

覺到了的，這個時代中的一股偉大的文學的潮流了呢？

這對於我們會是一種有用的影響。波特來耳尋求完美，而我們却從來沒有感覺到完美是一件值得我們立志從事去做的事。波特來耳一生之中作品這樣少，並不是因為他不能多產，實在只因為他專心在某些他覺着有自己滿足的希望的事情上工作去了。在我們這時代當中的一些文人們，波特來耳可算是最謹慎的一個，他將他整個的一生消費在只寫一本詩集（自他以後法國的詩歌都是從這本書裏來的）；一本散文在此成了精煉的藝術的散文集；一些健全的，微妙的，為這時代所產生的最正確的批評；和一本比奇異的原文還要好翻譯上面。法國的詩歌若沒有包特來耳存在，今日會變成了什麼樣子，這正如同英國的詩歌，若沒有羅賽蒂 Rossetti，該另外又是一個樣子了，是一樣的。他們兩個人都不是最大的詩人，然而他們比最大的詩人都來得眩耀，影響別人；並且包特來耳同時還是個偉大的批評家，他發現坡 Poe，瓦涅 Wagner，和馬奈 Manet，這些人在當時的批評中，甚至於聖伯孚 Saimts Beuve，以他的廣大的材料，和稀有的批評天才，也沒有批評對的，而他却將他們批評得非常之成功；

他從來沒有隨便寫過一首詩，一篇散文，在他沒有靈感以前，他決不允許他自己去從事寫作；他的作品裏雖然沒有豐富，然而沒有浪費，那是用他全副的智慧和他的所有的神經寫成的。每一首詩都是一串的思想，每一篇論文都是感覺的記載，在他這逐漸變得和坡的邏輯一樣地驚人的節制中，所謂『浪漫的』這裏實在有幾分古典的東西存在。這樣安靜地培養一個人的歇斯迭里，當着讀者面前于其說是懺悔者倒不如說是裁判者的態度，在自白中是一個詭辯家，而同時又是一位對於罪惡底狂喜生着一副敏銳的感覺的道德家，把整個的世界，甚至於把他自己的，在這國土裏藝術家們被允許按照着他們自己所寫的東西實驗地去生活去的國家都驚呆了。包特來耳便這樣孤獨地生活，孤獨地死去，隱密地，做了一個並沒有將他的真實全盤地表白出來的懺悔者，一個對於他自己的詩歌的不虔誠的和尚，一位熱情的修行者，一位妓院裏的隱士。

要明瞭包特來耳（其實不是包特來耳，只是對於包特來耳我們所能夠懂的部分）我們不僅得讀他那四冊收集起來的作品，並且還得讀 Crepct 氏所輯的他的遺作集裏每一篇記事，尤其是他的信札；這些信現在已經在一位自 Crepct 以後，對於包特

來耳比任何人都有功勞的編者的注意之下，編集起來。包特來耳曾將他在某一瞬間很小心地透露出來的思想或感情放進他的信札裏去；他是有他的特殊的尺度來測量每一個觀察者所觀察過的景象的，一個人不應該讀了他那些給他的朋友兼他的出版者馬拉西 Poulet-Malassis 的關於事務方面的信件，或是那些給沙龍夫人 la Presidente (註一)的信件，“他的憂鬱與理想”，Spleen et Ideal 的試金石，他的更高的感情的主要的實驗），後便以為懂得包特來耳了。他有好些很仔細地隱藏了起來的道德底感情固然也時時透露出來，但一個人若不是長期的留意，也覺不到什麼；關於他的金錢上，出版上，健康上的厄運，我們聽說了，正如他思慮地選擇一切別的事物（如詩歌，Jeanne Duval(註二)，『人工樂園』）似地，他所選擇的生活的悲劇，我們比較明白了，假如我們願意的話，我們可將他加以道德化的，但這人的別的部分仍然難解，好像永遠也不會被人明瞭了似地。

如上所說，這些信札的價值就在於我們可以從這裏看到一些包特來耳常在人們面前透露出來的內心思和他的感情，從他那給佛勞倍耳 G. Flaubert，聖伯孚 Sainte-Beuve，或是蘇拉利 Souлары 的信中，

他時常透過了唯一的感覺，將一些有趣的秘密，傳達給能以了解的智慧的讀者。譬如，他這樣向聖伯孚解釋他的散文小詩的來源和真義：『道做些須得有一種經常的好脾氣（縱然就是在處理悲苦的題目的時候，也必須有的好脾氣），和有一種由景象，羣衆，音樂，紅燈所構成的奇異的刺激，然後才能成功的勞苦的細事。這就是我所想做的！』他在寫給某個不甚知名的人的信中，他的話更是明白，這有如在詩的形式裏似地，他說道：『你有沒有觀察到從一扇花窗後面，或是從兩支烟囪，兩座巖石中間，或是從一個穹窿下面所看見的青天的一角，給人的意義，比那在山巔上看到的廣大的全景更深刻？』還有他給另外一個偶然相識的人的信中（他在這信裏還提到感謝一個並非對於他自己，而是對於馬奈 manet 最後主持了一點公正的人。）更親切地說道『好！人們責備我模仿坡 Poe。你可知道我爲什麼這樣耐心地來翻譯他？原來他像我！當我第一次打開他的書的時候，我帶着驚異和狂喜，看到不僅是我所夢到的題材，而是所想到的字句，都被他在二十年前就寫下了。』如同在這些痕跡中似地，我們可以從包特萊爾的信札中，看出他的一些事情來。

註一：此地當指 Madame Sabatier

註二：他的情人。

朱顏譯

附譯一首

酒的靈魂

酒的靈魂在瓶裡低吟，有一天黃昏：
「你，你可愛的赤貧的人呀，
我向你唱一隻愛與聖明的歌音，
縱然在紅烙封鎖的瓶裏幽禁。

「我知道你在炙熱的山巔勞瘁，
發燄的烈日使你苦汗浸盈，
從赤心我願把生命和靈魂向你呈贈，
你殷勤的勞頓使我歡欣。

「滋潤着倦涸的人的乾喉，
我尋到了無極的寵幸，
他熱烈的胸懷是我穩睡的墳塋，
這甜蜜遠過我在冰冷的穴中困窘。

「你聽否安息日的歌聲在回響？

你聽否在我顫動胸頭低語的希望？
伏案頭而環顧啊，
你當歡暢忘懷，使我榮光大放。

「我將帶給你愛妻的雙眸以久喪的輝芒，
我將歸還你愛兒以光明的力量；
他，生命的孱弱的選手，
我要像神世的聖藥，使他筋強力壯，向光明直
上。

「似瓊漿，我在人心飄蕩；
永生的種子被撒在泉壤，
從我們的初戀啊，會奏起優美的歌唱，
芬芳似的，飄散諸天，直透上蒼！」

一九三三，四，一〇。

告文學青年

波特萊爾

讀者所看到的下面的種種勸告都是由于我的經驗得來的；不過經驗也是有着很多的錯誤，而且每個人差不多都會有這些錯誤的，所以我現在很希望讀者能以每個人的經驗，來駁正我的經驗。

但是這種勸告並沒有使讀者要隨我來的奢望，因為是另有他的用處的，即所謂清廉君子的一種禮儀——然而這種用處却是很大的呢！就如同瓦郎士以聰敏而良善的心情，所寫的那些禮儀的法則，如母親教育穿衣服的藝術，看起來好像很不緊要，其實用處是很大的呢！——因此我這裏也是以哥哥的資格，來獻給青年文學家的幾種勸告罷了。

I 開始時的幸運與不幸

一般青年作家談到一個剛剛有所成功的作家時

，常常以一種妒嫉的口吻說：『開始不錯，他的幸運真好呵！』其實這般青年作家並沒想到而且就不知道，在這開始之前，曾經已有過多少次的開始呢。

我並不知道是否有所謂平地一聲雷而出名的人；我只相信一種的成功是按着數學式或幾何式的比例而得到的，也就是依照作家的努力而得到的，因為以往種種小的成功的結果常常是肉眼看不見的。所以必須有了多少小的成功的漸漸的場合，才能有現在的成功，但是從來不會有自然的並且神聖的生產。

有些人說：我是不幸了；其實這些人就是還沒有相當的成功而且甚至於是無知的呢。

我告訴你們吧：一切的環境都是包含着人類的意志的，並且這種種環境是有正當的原因的；因為環境乃是一個圓周，而在這圓周之內是包鎖着人類的意志的；不過這個圓周是移動的，活耀的，旋轉的，並且是永遠的，每時每刻的，在變換着的，因此由于環境的圓周不斷的變遷，便使所有人類的層展的意志，也不停的改換着他們相互間的運用了。所以這也就是自由的構成。

那麼自由與不幸雖然是兩種相反的東西，但是

嚴格看起來，却仍是一種意志。

故此並無所謂不幸。假使你有不幸，那是你缺少東西；可是這件東西，你是認識的，並且當你研究周圍的意志的運用時，就可以很容易地會移轉了這個環境的圓周。

例如有些我所喜愛而且敬重的人，他們是反對當時知名的作家的——但只是在行爲上說些曖昧的話——固然這般作家的才能並不很深刻，可是並不是都不存在的，然而我這些朋友們的氣怒却是不能存在的，至少也是一種消極的存在——因爲他們的氣怒是空費時間的——并不是很正確的東西。但是在這裏，并不是要知道心靈的或形式的文學怎樣高超於流行的通俗作品的問題，至少在我是認爲不關這問題的。實是注重在，假如你不滿意那些流行的文章，而你自己所以爲好的，可是你還沒有那般通俗作家的才能，那麼你批評他們，也就只有一半的公平。所以你們也應當用一種新的方法來引起一般人的興味；而且對於你們的意義更應當有同等的而且超越的力量和努力，於是兩倍，三倍，四倍的寫你們所以爲好的文章，而彙集起來使之流行，那麼你們就無須乎攻擊這般庸俗的作家了，因爲在這時候他們便會跟隨你們走了。既如此只有讓失敗者活

該倒霉罷了！因為再沒有比力量更真實的了，只有力量是最高尚的評判。

2 報 酬

無論怎樣美麗的一所房子，先決的要件（在他的美麗沒實現之前）是關於應當有多少尺高多少尺寬的問題。——那麼在文學上也是如此的，她的方法是非常高貴的，文學的先決要件就是看你有多少行的字；並且所以成爲文學，這個名字不僅是一種利益的機會，是應當賣去文學本身真實的價值才對。所以有些青年作家說：『既然報酬如此微薄，何不給他很壞的文章呢！』其實他們更應當拿出比較最好的文章才是。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爲了當時的需要而吃點虧，乃是出于自然的法則的，也只不過他們自己吃點虧而已，而他們却以爲報酬少是減損他們的光榮；其實報酬少，他們更會得到某種相當的光榮呢。

現在我盡我的可能來縮寫這種方法，從這句超越的格言上，我可以給與一般哲學家，歷史家以及有工作的人們的一種熟思：『僅有由于好的情感，人們才可以得到榮幸呢！』

有些人說：『爲什麼不辭勞苦的而只爲得到一些
的報酬呢！』其實這般人，最先打算一篇文章賣
二百法郎，如果人家若是不要的話，他們立刻就會
減少一百法郎賣掉的。

所以比較有理性的人就會這樣說：『我相信這
已經很值了，因爲我有天才；但是爲了得到一種友
誼的光榮，而必須讓步的話，那我也是可以的。』

3 同情與厭惡

在文學上也是同愛情一樣的，同情是非有意的
；然而這種同情也有審察的必要，所以理性也是其
中重要的部分。

真實的同情固然是最高尚的了，因爲是二者合
一的——可是假的同情却是最厭惡的了，因爲僅是
單方面的，是有成見的，不過比較由于侵騙和迷謬
而產生的恨是好些罷了。

所以我承認而且我嘆賞，那種建設在理性與性
質的必要的關係上的友誼。因爲這種友誼是自然的一
種神聖的表現，也是屬於這句神聖的格言：『合
之有力。』

至於厭惡也是有同樣的爽直而真誠的法則。然

而有些人却輕率地偽造了些怨恨，這是很無恥的；也就是自己做成了一個敵人——是無利無益的——當你打人一下沒打着時，雖然對方並沒有受傷，可是對方的心裏已經是怨恨你了，何況有時還會誤傷到旁邊的人呢！

假如有一天，正在舞劍的時候，有一個債權人來攪亂我，我使用劍把他趕走。可是當我回來的時候，教武術的先生，他是一個魁偉而溫和的人，只要他吹口氣便會把我躓倒的，他就對我說：『你如此浪費你的厭惡！你還是一個詩人呢！還是什麼哲學家呢！唉！』如此我空費了時間打人，我氣極了，覺得很羞恥，並且還被別人看不起——其實債權人對我並沒有什麼損害。

因此，怨恨也是一種很好的飲料呢，是一種比保爾依亞還貴重的毒藥——因為這毒藥是用我們的血，我們的身體，我們的怠情以及我們的情感的三分之二做成的。所以應當少發生才是。

4 攻 擊

攻擊只能施行於有錯誤的役員。不過如果你是有力的，而你要攻擊一個有力的人，那麼你免不了

會要受損失的呢；所以你若是反對別人的意見，只要你是有力的，將來總會有被你利用的機會。

攻擊的方法有兩種：簡接的方法與直接的方法。

簡接的方法在批評家亞尼的著作裏可以找到很多的例。簡接的攻擊是很柔和的，灣轉的，不過並沒有什麼效用。

直接攻擊的方法，只要看看當時的幾個英國的新聞家的成績就夠了；不過在巴黎却已經認為是很陳腐的了；例如批評家哥薩納克等，我們好像已經都忘掉了。他這樣說：『x先生……是一個無恥的人，並且是很討厭的；這就是我所證明的，』——於是就這樣的第一，第二，第三……的證明下去。——我便以這種方法來教告那般有理性而且有力的信仰的人們。

不過若是攻擊失敗了，却是非常可憐的，因為就好像一隻箭又飛轉來似的，至少弄得你赤手空拳無策；更如同——粒彈子碰轉回來也會能傷害你的一樣。

5 寫文章的方法

如今文章既是寫的很多了，那麼就必須進行得快一點；——應當很速的慢慢進行；——必須寫多少是多少；——並且不應當有無用的塗改才好。

既然打算寫的很快，於是思想就要多才成，——自己總應懷着一個題目，不論是在散步，洗浴，飯店。畫家德拉克瓦曾有一天對我說：『藝術是一件不物質的而且容易逃脫的東西，所有的工具從來不是很潔淨的，方法也從不是無效的。』其實在文學上也是如此的；——不過我是不贊成亂塗亂改的方法，因為很可以把原來的思想弄混了。

有些作家，並且很知名的很細心的作家，——例如小說家烏爾李亞克等——他們開始寫的文章很多，不過都是試稿而已。——但是這些雜亂的初稿，他們並不肯失去的。以後，當他們每次騰清時，便又塗改，抹添起來。結果固然是不錯，然而未免太過於浪費時間和天才了。最初的畫稿並不是就着滿了顏色的，只是輕輕地畫出一個輪廓來罷了。——所以每當作家提筆寫題目的時候——在思想中——對於初稿的大致內容早應當想好才是。

我們知道小說家巴拉扎克寫的稿子，塗抹修改是非常雜亂的。寫一篇小說要經多少的過程，其實在這種修改的過程中不但連一句話的真意失去，就

是全篇的思想也會改變了的。所以無疑地這種壞的方法常常是會使一篇文章弄得冗長，拘塗，混亂，——這就是作家的一個錯誤。

6 日常工作與靈悟(Inspiration)

浪蕩的生活並不是靈悟的姊妹：我們已經否認這種淫亂的親屬了。就如有些人本質上是很好的而沾染了衰耗與虛弱的性情，這足以證明，這種令人厭惡的先見了。

一種滋養的食料，而且是有規則的，對於一般作家是最有力的一件東西。因此日常的工作才真是靈悟的姊妹呢。這兩極是與自然界的兩極(陰陽)同樣的並不是不相容的。因為靈悟也是聽命的，如同餓，消化，睡眠一樣。所以無疑地在思想中是有一種神聖的組織，故此不應當有什麼害羞，而且從那裏還能得到很多的榮耀呢。就好像醫生知道身體的構造一樣；假如我們總是在悠久的默想中，為着次日的工作，那麼日常的工作便符合於靈悟了——因此一篇很清楚的文章就容易使人誦讀了，並且思想若是沉靜，於是寫文章便清楚。然而那種不好的文章的時代早已是過去的了。

7 詩

至於一般作詩的或已有相當成績的人，我勸告他們千萬不要丟棄她。因為詩也是有關於一切的藝術之一；不過起先是一種利益的儲積，到後來才能得到的——而且還會得到很多。

我不相信那一般妒嫉者會給我舉出例來，說有許多好詩出版之後能有損失的。

以精神的眼光來看，詩是最能分辨出第一流與第二流的作家，就是最庸俗的作家也是逃不脫這種有力的影響。因為詩人苟季葉曾作過一部『死亡的喜劇』所以我知道有些人只要讀到他的作品，無疑地他們會感到很濃厚的興趣，因為他們知道他是一個詩人。

固然是要驚的，因為人是可以兩天不吃飯的，——但要是兩天離開詩是不成的。

總之，滿足最熱烈的需要的藝術，永遠是最榮幸的。

8 拖債

你一定會記起有一本喜劇來，書名叫做：『潦倒與天才』（Désordre et Génie）。潦倒（一種無秩序的生活，不過沒有放浪的意思深）有時是與天才有關連的，不過這只能證明天才是怎樣的高超罷了；但是可惜有一般青年作家認為天才與潦倒的關連，並不是偶然的，而認為是必然的。

我更不相信詩人哥德是有很多的債權者（拖欠亦為潦倒的生活之一）；就是最潦倒的小說家，赫夫曼自己，雖然時常感到窘困，可是他早已不斷地想逃出這種生活呢，不過當他的生活比較寬裕，他的天才也更燦耀的時候，他便死去了。

所以你們決不能弄了許許多多的債主逼索你們，而我可以允許你們，好像有人逼索似的，盡量去多多作文章。

本段著者所謂拖債的意思是指那般青年作家，剛剛有一點名望，便以為自己有天才，到處去向人家先借用稿費，事後弄得許多債權人向他們逼索稿子，以致時時感到一種窘困；他們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他們以為有了天才，便應當過一種無秩序的生活，拖欠文章等事。其實他們是錯誤了。（譯者識）

王光亨試譯於東樓1933, 10

波特萊爾散文詩

I 外方人

——你最喜愛誰呢，你謎一樣的人，說罷。是你的父親，你的母親，你的姊妹，還是你的兄弟？

——我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也沒有姊妹，也沒有兄弟。

——你的朋友們呢？

——你用了那句話，它的意思至今我還是不了解的。

——你的國家呢？

——我不知道在什麼緯度牠存在着。

——美呢？

——我很願愛她，這神，這不朽者。

——黃金呢？

——我恨牠正如你恨着神。

——啊，那麼你到愛什麼，奇異的外方人？

——我愛那些雲，……那飄過的雲，那邊，那神異的雲呵！

2 在早上一點鐘

最後，我可單獨了！除了幾輛遲緩的和疲乏的馬車的輪聲以外，人再聽不到什麼了，在這幾小時裏，我可有了安靜，如不，就是安息，最後，人類面孔的橫暴消失了，除去爲着自己而外，我不更苦痛了。

最後！允許我在一個暗夜的浴中解掉了疲倦罷！我第一步先把鎖轉了兩轉，我覺得轉鎖能給我添加孤獨，築起牆來，給我同現世隔離開來。

可怕的人生！可怕的城市！總計一下這一天吧：會見了許多的文人，其中的一個問我人們是否可以由陸地到俄國去，（他無疑地將俄國當作一個島了）；禮貌地和一個雜誌的編輯爭論了好久，他對於每一個反駁總執這樣的回答：「這是以一個忠實的人們的意見來說的。」照他所說，其餘的日報都爲渾蛋所編輯了；又拜會了二十多人，其中的十五個是我不認識的！有多少人我就和多少人握了手，並且這預先也沒有買好手套來準備着，在落雨中，因爲要消耗時間就上了一個舞女的家裏，她要我給她設計一身如維娜絲的服裝；又鄭重地和一位劇院

老板商量，他推諉着，說：「你最好還是和 z 去談吧……；他是我們作家中最有力的，最老實的，最出名的一個；同他，你或者可以得到些什麼，去會他罷，我們再談；」（爲什麼呢？）我要誇張我從來不做的那些惡劣的行爲，可是我又懦弱地否認了那些我用了很大的快樂完成的些別的壞事，誇張的過錯，人類體面的罪惡啊；拒絕了一個朋友一件很容易的委託，可是又給了一個十足的渾人寫了荐信；啊，這可完了！

厭惡一切的人，也厭惡着自己，在夜晚靜寂和孤獨中，我愿意再保有着自己和驕傲一點。我所愛好的這些人的靈魂，我們歌詠的這些人的靈魂，將我強健起來罷！把我支仗起來吧，遠離我罷，虛僞和人間腐壞的氣氛；並且你，我的上帝！降給我福氣去產出幾首美的詩句這可以證明我自己還不是人類最後的一個和還不是比我所輕視的人們更要低劣呵！

3 你醉罷

應該總是沉醉着，就是如此，這是唯一的問題。爲着不感到時間可怕的負擔壓榨到你的肩上和推

你往地下去呢，那末你應該是不停息的沉醉！

但是用麼呢？用酒，用詩，用美德，都隨你的意，總之你得是醉着。

假如有些時候，在一個宮殿的台階上，在一條溝道的綠草上面，在你房屋的幽暗的孤寂裏，你清醒過來，醉已是減少和消失了，那末向風，向波浪，向星子，向鳥雀，向鐘，向所有逃去的，向有所嘆息的，向所有捲去的，向所有歌唱的，向所有微語的問罷，問是什麼時辰；並且風，波浪，星子，鳥雀，鐘會回答你：『這是該醉的時候了！爲着不成爲時間殉難的奴隸，那你醉罷；不止息的醉罷！用酒，用詩，或用美德，總之隨着你的意。

4 月亮的恩惠

月亮，真是任性的，當你熟睡在你的搖籃裏的時候，她由窗子來凝視，並且自語着：「這個小孩真讓我喜愛。」

她又柔輦地放下她雲彩似的梯子，從窗戶悄悄地進來。她又在你身上展開以一個母性柔和的慈愛，並且她在你的臉上放上了種種的顏色，你的瞳仁就變了綠色，你的頰神奇地變了蒼白，在賞鑑着這

位女客，你的眼睛又是這般奇怪地變大，她又那般親柔地湊緊在你的喉頭，而使你老有了哭泣的意思

然而在她快活的展開裏，全屋給月光充滿了，好像是一個燐的氣體，也如一種發光的毒藥；這活動的光線全部想着和說：「你總得受着我接吻的影響，因為我的形態，你才是美啊！你將要愛我所愛的東西及我所愛的：水，雲，靜穆和夜晚；寬廣和綠色的海；不定形多形的水，那里你是不會在的；你所不認識的情人！魔的花朵，惹人熱狂的香氣；那些貓兒，牠們暈睡在比牙琴上，用嘎聲和柔音如同女人一樣嗚咽！」

「你將要為我的情人愛好，為我的侍臣所寵愛，你將要是具有綠色眼睛的人們的皇后，這些人在我黑夜的撫摸裡，我也是緊湊過他們的咽喉，這些人都是愛着寬廣，浮動，綠色的海，不定形多形的水，他們不在過的地方，和他們不識的女人，愛如一個不知名的宗教的香煙似的凶慘的花朵，炫惑意志的香氣，野蠻，肉慾的瘋狂表現的畜牲！」

正因為此，該咀罵又可愛嬌養的小孩啊，我睡到你的腳後，找着可怖的神靈，預定代母的和一切月亮幻變的帶毒的乳母的反映，在你的全身上。

伊甸譯

波特來耳手記

一

關於女人身上的姿態

誘惑人心的構成美的姿態，有的是這幾種：因作樂或飲酒過度而感覺遲鈍的姿態，膩惡的姿態，輕佻的姿態，嫵靜的姿態，冷淡的姿態，表示輕蔑的姿態，命令的姿態，情願的姿態，惡作劇的姿態，病態及狡滑的姿態，總之是：一種稚氣，冷酷，和惡意的混合物。

二

一個人由他妻子伴從着他到靶子場去。他選擇一個木偶，向着他的妻子說道：「我想那就是你」，說着就閉上他的眼睛，將木偶打中了。於是他吻着他妻子的手，說道：「親愛的安琪呀，爲了顯示我

的本領原故，我多感激你！」

當我激起整個的厭煩和深惡的時候，我便將佔勝我的孤寂了。

這本書不是爲我妻子，爲我女兒的，也不是爲我姊妹寫的。我沒有這些。

上帝就是一個誹謗，一個反動了的誹謗。

三

一個人，就說不由於希望而工作，至少也得在失望中工作。因爲，正如大家所說的似地，工作比較愉快來得少厭惡些。

四

在每一個人，每一刻中，都有兩種同時並存的假定存在，一個向著上帝，一個向着撒旦。

上帝的或是神性的禱文，是希望上昇；撒旦的或是獸性的，是下降的喜悅。至於後者，當爲對於女人的本能的愛。

由於這兩種愛裏生出來的歡欣，各本着他們的天性。

五

什麼是愛呢？是一個人從他自己當中出來的需要。

人是一個崇拜底動物，一個人去崇拜就是去犧牲自己，消耗自己。

那麼，所有的愛全是消耗了。

那最濫費的人，是無法比較的人，是上帝，因為他的靈魂超於個人，他本身即是無窮盡的愛之貯藏所的原故。

六

女人何被上帝允許進教堂這回事，永遠使我驚愕，她們同上帝能有什麼說的呢？

永生不死的維納絲（任性，歇斯迭里，妄想），不過是惡魔的引誘的形態之一種罷了，

七

女人是不能將靈魂與身體分開的，牠們很簡單

——同動物一般——有一位諷刺家就說，「這是因爲女人只有身體的原故。」

八

在戀愛裏，正像人類大多數的事務一樣的，Entent-cordial（真摯的了解）只是誤解的結果。誤解是喜悅。男人喊道：「哦，我的安琪兒！」女人啾啾地說：「媽媽！媽媽！」。這兩個傻瓜還以爲他們在思想着同一的事物呢！——那阻礙理解的不可超越的鴻溝，仍然存在着。

羽君譯

關於龔枯爾兄弟的小說

Germinie Lacerteux 的通信

龔枯爾兄弟是十九世紀法國的歷史家兼小說家。他們的文章都是很輕捷而有趣味的。但是他們做小說所費的工夫，多半在搜尋真實的材料。他們的意思是：

『近代小說的成功是根據一些事實，口述的或筆抄的，隨着這些事實的性質，如同歷史的編撰根據已成的典故一樣。歷史家是故事的傳達者，小說家是現實的敘述人。』

所以他們自稱為是第一個描寫實在生活的文人。其實他們那種親身調查，隨見隨錄的辦法，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是寫實主義中的自然派小說的創始者。

關於 Germinie Lacerteux 這本小說的要點，乃討論是否能以通俗的事實和平民的環境做

爲真實文藝的園地。他們在這本小說的序上會說：

『活在十九世紀，在這個普通選舉，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時代，我們要問，所謂平民社會尚不能有權利在小說中占地位嗎？』

譯者識。

致左拉

二月二十七日，(一八六五年)

先生：

——誠意地而且熱烈地我們來對你說：因爲你有使我們的最後一部書增光的原故，所以我們來謝謝你。

在憎恨，嫌怨，攻擊之中，我們冒着險並且辯駁着：關於文學的定理，美麗和興味的現狀，對於La Harpe(瑞士的政治家)，批評家的先見和信仰，中學校和教理問答的歎賞——實在不錯，先生，堅強的去獲得怕手喝采和褒賞，如同你所有的。而你的事項是安慰現實的文學的矯僞。必須認定了正義，就是我們在小說裏要描寫的：對於近代的真理的正義，以及使我們受感動，使我們活動腦筋並開通

心情的刺心的事物。在許多言語之中我們領會了你的心的回答我們的了，就是解釋這件使我們很難施行的工作的道義，所以這本小說就不會很難讀了。是的，你會誠然的說：給 Germinie 一個丈夫，幾個孩子，他的委身就能約束自己了。現在只有你，先生，你了解我們所要描寫的，以及我們所要試探着能使之受感動的這兩個要點，你並不議論所使你受的感動，然而你敢給一個，不再恢復在同樣標準上的，衆人的，批評家的一些基楚。你認為溫和是同在一個工作裏的根原。所有這些都是很大胆的呢，並且我們贊賞你，差不多是爲愛我們才對我們說的呀。呵！我們的作品是多病的呵，然而這種是含有熱情和病人的優雅呵，你會很快樂的說過：『我們的錯多由我們的情感所寫出的，並且也是因爲我們的時間所致。』

對於這一切，你很表同情的了解，並且解釋的連我們自己都做不出這樣好。故此因了這深奧的而自主的解析，我們再向你致謝一次罷。你能在這本書之前，打開了天際，而使之更興奮，更有好的意志和勇敢。

我們是你的朋友，先生，並且我們希望，越早越好，有和你緊緊的握手的機會。 龔枯爾

關於龔枯爾兄弟作的『*Germinie Lacerteux*』這本小說，有一封聖背夫未發表過的信，裏面很表現他老年來的精神；體質的批評家和瑪尼（法國詩人的食客，並不是很嚴格的只幽閉在古代的詩學之中，他們也有野心，發展新體的詩學的願望。

正月十五日·（一八六五年）

親愛的朋友們：

我很後悔禮拜四爽了你們熱心的拜訪。當天晚上我就把*Germinie*的第一段讀完了。我很依戀這本坦率的敘述，實在的，未免有一種很少過譽的真理，但是對於實際却是如此的相稱，從沒有一條線索不是被交付了的，也沒有被同意的允許過的。我非常喜歡這種敘述，尤其是在瑪尼家裏，你們所念給我們聽的那幾頁。但是我曾被一件東西激動過，就是爲着很正當的評審或討論這個作品，我想必須除了古代的詩學之外，另有一種適當的詩學，在健勁的技術上產生出來，有一種近代的誅求。對於一本書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贊詞了，並且在要點上又引起一個問題，就是逃出老的要旨，而走進最新的路上來。我希望你們的大胆能了解這個；我將願設法

來幫忙的。我很懇切的和你們握手。

明天早晨見，我們的朋友們。

聖背夫： Sainte Beuve

這裏還有一封囂俄給他們寫的信，也是關於這本小說的。

六月一日(一八六五年)自好特維爾家寄的。

『我已經讀過了 Germinie—你們的；書先生們，如同難事似的一樣不易了解。原來是有這樣大的美點『真理』在內。你們研究的如此深奧，這是本責，這也是正義。我是也曾做過你們這樣的工作的。起初我是在迷亂的路上且行且摸，之後才捉住了引導者的綫索，我就中止了。你們是和我一樣的。已經有情感的進步，憐憫爲着柔弱，愛情爲着痛苦，漸漸暴露在你們那有辯才的書裏了。這本書從頭至尾都有一種壯麗的興奮：如巴黎的詢問，這段是很美的呢。你們的二重的兄弟之心（僅不過是一個靈魂罷了。）是完全在威嚴和强有力的詰問上了。——忿怒的疾呼充滿了愛情。努力呵，先生們，你們作了一本美而最好的書了。人們對我說，我有謬誤給朋友寫信，所以是傷害了我的敵人，我爲了別

人的成功的歡悅，在大眾之中得了很不好的結果，我一定會生氣的；但是這種毛病我從來沒改過的，並且證據就是這封信已經寫完了，而我又拿起你們那本深奧的而有用的書，高興的讀了起來，快樂的又重讀了。

我們和你們握手。

龔俄(V. Hugo.)

風塵譯自龔枯爾兄弟的信札

連環

一

晃明的尖戟直刺進了董卓的胸膛。

這意外的襲擊像一陣春三月的柔風，使四野裏瘋狂的人民打成了一片歡娛的呼聲：

『萬歲！萬歲！』

『萬萬歲！』

一陣頌揚的呼聲擁着精通武藝的青年溫侯和參與這次誘殺反賊的臣子，發狂的歡樂着；像感傷到極點要流出眼淚，他們的眼角上也掛着愉快的淚珠。

『飲吧！溫侯，飲這杯慶賀之酒！』

『喝呀！溫侯，爲我們萬歲的鴻福齊天！』

『再進一杯；溫侯，我們齊祝着你這不滅的榮

光！』

呂布驕傲着自己的大功，像新貴一般地暈紅了二頰，在大臣的包圍中微笑地領受他們的祝賀。

『哦！那全是王司徒的功勞。』

呂布微笑着說；然而那明知是一句遜言。

『那全是萬歲的鴻福，和呂將軍的功勞；我王允不過是添一個肉軀，盡力的爲萬歲和人民除害。』

『王司徒萬歲！』

『呂將軍萬歲！』

.....

莊嚴華貴的宣武殿，更顯得莊嚴和華貴了。

一切都墜入了歡娛的空氣中，一切都像是沉澱在初夜的洞房中一般的擁着一種緊張的新氣象。

二

呂布微微的帶了一點醉意，蹣跚地踱進了近旁的花園；因爲他對於這些專向自己恭維而懦怯的臣子有些厭倦了。

雖然嘈雜的歡叙聲是隨着溫侯的脚步漸漸地飄遠了。然而沒有節制的狂笑聲却仍不時的打進他的耳鼓。

這裏——便是那萬歲好久沒有幸臨的御花園裏；開滿了各種奇妍的花草，鳥兒很安逸的停在樹枝上，春意也好像要從倒垂下來的柳絲的尖梢上傾瀉出來……四根紅漆柱子架着的圓圓的屋頂的亭子裏空放着幾隻石橈。在中間的石桌上，隱隱地可以看見昔日萬歲和妃子縱酒的殘跡；那滿是酒斑的白石桌子好似是舊日寵妃的淚斑。

『好一幅媚人的圖畫。』

呂布從二根紅漆柱和欄杆所區劃成的四方輪廊中望出去——細長的柳枝撒嬌似地倒垂下來，一雙紫色的乳燕愉快的在柳絲裏穿織着……再遠些，漫無際的天空夾雜着青色和透明的雲塊，在疏疏的樹葉子的空隙裏隱約可以看見。

『這裏和鳳儀是同樣地媚人，然而情緒却是大大的不同了。』

呂布兀自思量着，往前走了兩步。

『對一個美人的前約，我呂布倒底要如願以償的。』

呂布看見亭子旁邊的小池，便聯到鳳儀亭那一次膩情的韻事……從那最先一次擁着妬火看見鏡裏反映出貂蟬的苦痛而多情的容顏直到鳳儀亭初次接觸貂蟬嫵娜的柳腰——當他抱着將跳池的貂蟬的時

節；帶羞的掙脫了他的手的貂蟬，故意將胸向前挺出一些將那少女的乳峰更曲線地凸起來的那種情緒；像夢也似地在他的腦子裏湧出來，然後再慢慢地在柳絲的空隙中蕩出去——

呂布微笑地擺着頭。

『從今天起，貂蟬便是我的啦！』

他輕吟着貂蟬這一個誘人的名字，便記起了那第一次當酒至半酣時相見的容顏；和回憶着不時打向他來的處女底秋波的情味……

『處女的秋波，處女的秋波……處女。』他咀嚼着這一個奇怪而神秘的名詞。

突然；他怪叫了起來：

『她已不是處女了！』

他害怕被正在酣飲的大臣聽見他魯猛的叫聲；他只怪自己太興奮；然而精神煥然的面容上，透露出了壓不住的妬火。

貂蟬如今是毫沒阻礙的屬於他了；然而那失去的處女的神秘，是永找不回來了……

呂布想着這些，使他加倍的對自己已死的義父懷着奮恨。

『王司徒……』

他對於死者的懷恨立即移到了王允的身上去，

然而很快的，王允的苦臉的陰影使他盡釋了前疑。

司徒並不是有意這樣做的；然而更是誰呢？

.....

在沉思中，他想找一個最準確底使貂蟬失去處女的神秘的人；因為他想雪去這一個他認為太奇特的耻辱。

忽然一種奇異的思想使他不信自己便是今天的歡宴的主角，便是被頌揚的大將；而在他智慧中：如今站在這裏想在記憶中搜索仇人的自己，便是使貂蟬失了處女的神秘的罪人。

他呆望着面前的柳絲，那柳絲在他眼中慢慢地放大，自己覺得漸漸地在縮小。

『連一個美人的純潔都保不住；我呂布一世的英名，到那裏去了？』

三

從過去的歡樂和悲哀慢慢地想到自己的身世。

呂布更向前走了兩步，憑着朱紅漆的欄杆。細長的柳絲，從亭子的簷上掛下來幾乎碰到他的頭。

他慢慢的低下了頭，從紊亂的思叢中抽出了他幼兒生活時候的記憶——

當他正歡娛在天真爛漫的兒童天國裏的時候，他很早就失去了給他很少印像的雙親；那時他便從了他父親的摯友丁原。在荊州刺史丁建陽的家裏，直到過完了他的童年；在那次叛變時聽信了同鄉李肅的話，弑了他形同親生的義父，那時他便又是西涼刺史董卓的義子了。

『憶往事兮，

獨涕愴！

遠瞭望兮，

懷故鄉！』

低唱着感傷的歌辭，呂在想到自己漂泊不定的生涯；不覺淋漉漉地淌下了幾滴眼淚。

忽然；在他淚珠朦朧的眼前，隱約地搖着一顆和霽可親的腦袋：一個端正的五柳長鬚的老者；曾給他過可親的待遇，也曾給他內心裏灌進了些忠和義的訓話。然而爲了作投誠異敵的進見之禮而砍下這顆微笑而沒有冥目的腦袋的，便是曾受他載愛過的自己。

『我是發了瘋了嗎？』

他埋怨着自己，他懊傷，他後悔，他不信自己還是一個前途有希望的英雄。

『誰叫我幹這亂倫的事的！是誰？是誰？』

他發瘋也似的後悔着對親生父子一樣的義父丁原所下的一刀；和丁原的一家，也可以說是他自己的一家人在亂刀之下的慘狀。他那舉得起幾千斤的手，不自主的發抖了。

宣武殿裏杯盤相擊的聲音裏，忽然透出一個正在自誇的洪亮的聲音來。

呂布驚訝地發覺引誘他弑殺丁原的，便是他——李肅，一個用舌頭殺人的賴漢。

想到李肅，更偶然的事又被他發見了。

用自已的方天畫戟穿通了胸膛，現在被割去了頭躺在地上被人民殘踏的董刺史，也曾是自已的義父。

『這太奇特了，幾乎是連續的，在短時間中弑殺了兩個義父，我呂布真願意這樣幹的嗎？』

而引誘他刺死二個義父的，更偶然的，同時都是李肅！

他滿腔的奮瞞，全盤地爆發在李肅身上了。

『士大夫專門會用舌頭來指使人……』

指使着我做了兩次亂倫的事，同時定然還指使許多和自己一樣的人去做他們所不願意做的事……

『我們有比他們更大的能耐，可是我們是他們的狗！』

他想到雖然自己有着—身好武藝；可是自己的主意是抓在他們的手裏——自己只是一樣武器，只是抓在他們手裏的一把活刀。

殺人的事要我們去做，可是要我去殺了兩個義父，我姓呂的難道真是傻子不成！

然而覺得自己是實足做了二次大傻瓜。

猛然擡起頭來，看看大塊雲彩，像潮水一般的激流着飛快地浮過去……

在他心胸裏，這激流般的雲彩，便是自己漂泊的命運，而吹着這雲漂泊的風，便是李肅之流的士大夫！

『是他們叫我沒有安息的時辰！』

奮瞞更進一層的在他心裏突起。

裏面士大夫們浮華的笑聲使他萬分的仇視這些專門指使人的東西！

突然，他抽出掛劍，托開左手，飛步搶進了宣武殿。

寧速

谿邊的山路

松風送不盡的：
是石上的流泉！
樵夫擔不盡的：
是雨後的新綠！
眼前到了亂雲迷林的境景了；
呵，山路呀！……………

跋 耆

別

那裡是閑花故院，
那裡是落葉荒城；
杯酒長劍，萬里雄心。
去罷；去罷！
去到那蒼茫的海濱；
只有忘不了的妳呀，
這倩影，這離魂！

若 牛

太 陽

高爾華綏

一個女郎彎腿蹲在一條河畔的石階上。一個男人佩着銀質的徽章站在她的旁邊，手攀着那舊的籬笆的木板，那女郎的眉蹙在一起；她的眼睛看着前面，思索着已往的記憶。那男人的眼睛看着那女郎；他的臉是黑色的又是滿了扭着的紋。那太陽照耀着；那平靜的河流着；那杜鵑叫着；那山查花沿着那到石階便止了的籬笆開放着。

女郎 上帝知道他要說什麼，傑姆。

男人 隨他去。他來得太晚了，就完啦。

女 他以前不能來。我害怕。他是愛我的。

男 那麼我不愛你嗎？

女 我應該等候他，傑姆；尤其他在戰爭中。

男(激烈的) 那麼我呢？我沒有經過戰爭，到得一切我力量所能得到的嗎？

女(撫摩他) 呵！

男 你曾經——(他說不出以下的字來)

女 人家並不是你那樣的，傑姆，人家並不是像對你那樣的。

男 那麼你打定你的主意罷。

女 我已允許了他了。

男 一個人的幸福就是別一個人的毒害。

女 我是應該等待他的。我從沒有想到他是從戰爭回來。

男(嚴肅可怕的) 或許還是他沒有回來好些。

女(回頭看那條小路) 他會要像什麼樣子，我不知道？

男(緊抓着她的肩膊) 戴絲，你如果永不回頭到我這邊來，我就要將你和他一齊殺死。

(那女郎看着他，發抖，她的嘴唇貼近他的嘴唇邊。)

女 我決不能。

男 你願意和我逃跑嗎？他不會找着我們的。

(那女孩子搖頭)

男(呆呆的) 這裏有什麼好處值得留戀的？這世界是很寬大的啊。

女 我願意把這些都忘記了，同他回家。

男(緊握着自己的手) 那是一個誘惑你的天意吧。

女 什麼時候了，傑姆？

男(向着太陽) 四點半。

女(眼線向着小路) 他說四點，傑姆，你走罷。

男 我不能夠，我還沒有得着一個結束，我也像他似的看見過地獄了，無論那一天，他是什麼的一個人？

女(呆呆的) 我不知道，三年來我都沒有和他見面，自從我和你認識以後，我就算知道了。

男 是一個身量大小的人？

女 和你差不多，哦！傑姆，走吧！

男 不要害怕！你知道菲利智的炮子比什麼都東西都來得利害？可是牠們來的時候我並沒有逃避，如果你走，我也走；沒有別的可說。

她又再搖頭。

女 傑姆，你真愛我嗎？

(那男人把她熱情的抱在懷裏便是這回答)
我並不害羞——我不害羞，如果他能看見我的心。

男 戴絲！如果我知道你在那裏，我決不會留戀在這裏，即使他們拿我去做一個逃犯，這就是我怎樣的愛你！

女 傑姆，你不要攻擊他！你允許我！

男 好罷！

女 你允許啦！

男 如果他安靜，我就不，可是我是不負責的——不是永遠，我老實告訴你——除非等到這事情完了。

女(抖了一下) 或許他不是。

男 好像不是，就是把我當作暴徒非法的處死我也不在乎，告訴你。

女 上帝幫助呀！

男(可怕的) 呵！我們說得有點太多了。我們要什麼我們就拿去，現在；沒有別人會給我們的，也沒有恐怖能阻止我們；我們樣樣東西都可以看得澈底。

女 或許他也要這樣的說。

男 那麼這是他還是我。

女 我害怕。

男(很溫柔的) 別怕，戴絲，別怕！那條河離我們很近。大約再來一個。他也不會傷害你的；我也不會。(他拿出一把刀子來。)

女(抓着他的手) 哦，不！把這給我，傑姆！

男(笑着) 別害怕！(他把刀子拿開)我用不着他

了，很似乎是·好啦，小戴絲；你決不能想到好像我所做的·什麼是生命，到底？我看見過在五分鐘內解決了一千性命，我看見過電網上的死屍好像蒼蠅紙上的蠅蒼一般，我自己也遇過不下一百次好像他們同樣的幸運·我也殺過一打人·這沒有什麼·如果他不惹起我的火來，他就沒事·如果惹起我的火來，誰都不安全；他，無論誰；甚至你·我現在是很嚴重的講·

女(溫柔的) 傑姆，你不在太陽之下，羣鳥齊鳴之中打架吧·

男 這在他了，我不是尋釁·戴絲，我愛你·我愛你的頭髮·我愛你的眼睛·我愛你·

女 我愛你，傑姆，除了你外這世界上我再沒有別的需求·

男 上帝祝福于你，我親愛的，緊緊的和我接吻！

(一陣歌聲解開了他們的擁抱：那女郎離開了那男人的臂回頭望着那小路看去·那男人回過身來靠着那籬笆，手指摸着他身邊藏着的刀的地方，那歌聲漸漸的來近)

『今晚我就要到那裏，
那裏的田場是雪白的；

六弦琴響着，黑暗唱着，
整個人間都好像光明』。

男 這就是他！

女 別再繞上了，戴絲！我在這裏呢！

（歌聲住了，一個人的聲音說：『上帝！這是戴絲；這就是戴絲！』那女郎站得很莊嚴的，一個軍人站在石塔的對面，他的帽子塞扼在他皮帶裏，他的頭髮被太陽光照得很亮；他身體瘦而又疲盡了，棕色的面孔，笑着臉。

軍人 戴絲！戴絲！喂，漂亮的女孩子！

那女郎不動擋着那條小路。

女 喂！傑克！（溫柔的）我有話對你說！

軍人 什麼樣的事，這樣可愛的天？怎麼，我也有幾年都說不盡的呀，你會感覺到失去我麼，戴絲？

女 失了你這麼久。

軍人 我也是同樣的感覺，上帝呀！這是行軍必然的了，我離開牠的時候我曾致之一笑，好像太陽似的我常想着的你，戴絲，當那秋天的時候，風起了，你還記得麼那天晚上在樹林裏的情形嗎？『快回來和我結婚呀，傑克。』好啦，我在這裏——得到了上天堂的道路，再沒有戰爭

，再沒有操演，再沒有不安的睡眠了。我們現在可以結婚了，戴絲。我們可以過溫柔，快愉的生活了。和我親一個吻。我親愛的。

女(退縮) 不。

軍人(茫然的) 爲什麼不？

那男人搓很快的沿着籬笆走到那女郎的身旁。

男 就是這個緣故，兵士。

軍(跳過那石堦。) 你是誰，Pompey？太陽不能照到你的裏頭去，不是麼？他是誰，戴絲？

女 我的人。

軍人 你的人！最美的！『達飛是一個威魯斯人，達飛是一個賊。』好啦，同伴！你也用過工夫了，我今早正笑着因爲這都是屬命運的，呵！我看見你的刀子了。

男(把刀子拔出一半) 你不要譏笑我，我告訴你。

軍人 不是笑你，不是笑你，(他看了一個又一個)我笑的是大體的事情，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指刀子)，同伴？

男(警醒的) 穿過肺裏。

軍人 想想這個！我從來沒有被人碰過。四年裏來

從沒被衝過，你到來把我的女孩子搶走了！沒什麼可做！哈！（又看完一個再一個的——就離開了）好啦！世界在我前邊！（他笑）我把戴絲送給你作一個肺的保護物罷。

那女郎對着那男人動了一下。

男 別碰他?!

那女郎猶疑的站着，忽流出淚來。

軍人 看這裏，同伴；拉手罷！我不願看見一個女孩子哭，這樣好的一天，太陽照着。我看過太多痛苦的人了。這次是你和我的緣故呀。我們都有過份子了。拉手罷！

男 誰是你的女孩子？你從來沒有愛過她。

軍人(停了許久) 哦！我想我愛過。

男 我要爲她和你決鬪。

(他掉下他的刀子。)

軍人(溫和的) 同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各走各的路，似乎是。

女(懇求的) 傑姆！

男(攢起權來) 我不要他的仁慈。我祇要我所能得到的。

軍人 戴絲，我們裏邊你要那一個？

女(掩蓋着臉) 哦！他！

軍 你看，同伴！放下你的手罷。這裏沒別的祇有以一笑置之，你和我都知道了。笑罷，同伴！

男 你，可惡的——！

(那女郎忽躍到他前面止住了他嘴。)

軍人 那是沒有用的，同伴。我不能這樣做。我說了我今天笑，笑是我要的。我已經過那裏了，和所有其中的惡臭氣味；我從痛苦中過來了。再不了！快樂吧，同伴！那太陽照耀着呢！

他轉過頭走。

女 傑克，不要爲我想得太厲害了！

軍人(回頭看)不要害怕，我親愛的！享受你們的幻夢罷！再見啦！上帝爲你們倆祝福！

他唱，和沿着那條小路走着，那歌：

『今晚我就要到那裏，

那裏的田場是雪白的；

六弦琴響着，黑暗唱着——

整個人間都好像光明！』

音聲漸沉沒下去。

男 他瘋了。

女(看着那條小路緊握着自己的手) 太陽撫慰着他呢，傑姆！

——閉幕——

英士譯十一月一日

眼 睛

你的眼睛比如西子湖：
永遠閃漾着明媚的波光。
我好久不曾歸去了——
那兒是我的家鄉。

你的眼睛好像松花江：
有時翻騰起狂放的波浪，
我離開那裏才不久——
那兒是我遊過的地方。

羽君

La Musa del Loreto

B Disertori



• Enivrez-vous !

Kieffer



本期波特萊爾散文詩插圖

1917-1918

1917-1918



1917-1918

The Black Year

Storu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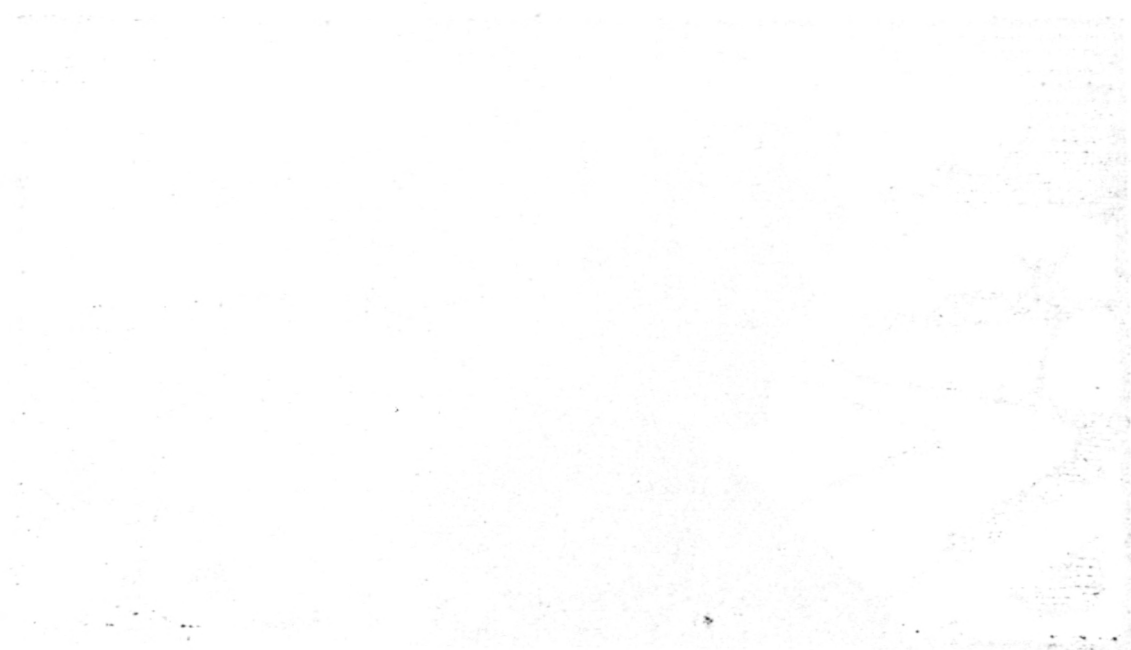
Romanitchels

P. Lissac



1890

1890



三 絃

唱歌人的琴

再也不彈他底消息了！

櫻花還沒有開足，春天還沒有脫去她的粉紅色的外衣的時候，他却早已回到了南國。然而今年，雖然遊客們已經買着一籃籃早熟的櫻桃在湖中蕩漾着吃了，却還不見他南來。

够多麼寂寞呀！這樣的深春裏沒有他的三絃聲。從四年前的春天第一次聽見他的三絃之後，每個春信南來的時候，我是不能缺少他的三絃了。

每年春天是和來的第一年一樣：斷續地彈着那長柄的三絃；深長而幽鬱的調子，好似帶來些塞邊的寒氣。我便知道就是他了：一個盲目的流浪者。

「怎早！南來了。」

「還早嗎？灰色的古城裏太沒有生氣了。」

「櫻花還沒有開足呢！湖上寂寞得沒有些兒花

信。」

「……………」

然而今年使人驚異的；春光將盡了，還不見他的蹤跡。

他是一個性情古怪的青年，有時他有着斯巴達民族的雄風；有時他却寡言像一個老人。我和他認識是在湖上，認識以後也是在湖上消磨我們的時光。

他會唱許多歌，鍾情的和感傷的；每當開心的時候，他彈着三絃唱了：

「我曾是個種情，我愛過——
嬌冶的女人，像顆水晶的處女的心
也曾伴過我的靈魂。
唉！那純潔的處女的心……」

「琴茵！我對不住你，然而琴茵！
我也曾爲你而傷心。
從北塞奔到南國，
這是爲你呵！……琴茵。」

「我再看不見你的倩影了！

不，我看見的，你切莫傷心。

在遠遠的槳蕩裏，好似

我還聽見你昔日的歌音……」

『我又一次追捉着昔日的餘韻了！』這失意人每當唱完，捉住了絃線，這樣地說。

他每唱到中段的時候，總停住了絃子讓消逝的尾音伴着他顫抖的嘆惜：『唉！那純潔的處女的心……』

那最興奮的一次，他說了他的故事：

「我又講這段事了，茵妹！

「在一個春天的大樹林裏，我第一次遇見我的天使，那興奮呵！那興奮。少年人，你沒有味嘗過。

「……那迷人眼睛，那微紅的雙頰，那細腰那長髮，至今我還不曾忘記。少年人，她是個媚人的少女。她看見我就逃了，我追蹤着直到了她的門口。

「什……」她忽然地笑了。「什麼事，你跟着我？」

「姑娘……」我說不下去。

「在巨大的菩提樹下，我和她度過了那晚。

「追伴着幾個月以後，她家南遷了，什麼事也

不管的，我追隨着她南來。

「那正是如今一般的春天，我倆的足跡踏遍了玄武湖。整日的在湖面上蕩漾，三絃的聲音與她的歌聲沒有一次不是連着的；然而不久，母親死了！母親的感情使我慘痛的重回了北土。

「那命運……命運支配了我的一生——那次以後，我失却了我的琴茵，不，是我辜負了我的琴茵。

「剛要回南來再尋訪我的琴茵的時候，至友尙山君北來了。他對我說：『別癡情吧！你的琴茵已在你走後一個月嫁了；我來的時候，她還對我說叫我勸你別要傷心，說時還淌還淚珠兒。』

「三絃的絃和我心的絃同時斷了！

「這醜惡的人生！這可怕的蛇心，這——終於我不願再看見這世界上醜惡的一切。

「終於：在一個慘霧的黃昏，我偷偷地弄瞎了我的眼睛。」

片刻的寧靜中——默默地，他好似在重嘗着那時的慘痛。

「在這剎那間我並不知道痛，也不知道苦，我只叫着：『琴茵！我看不見你受人催殘了！』然而如今回憶起來是苦痛的。

「當我的琴茵回來的時候，我昏迷了！依舊的琴茵滿着天真的希望，笑的來看我——她還不知道我的特變——然而我……我却不能再看見她了！琴茵——我辜負了你……」

「爲了不使她悲痛，爲了使她忘却我，爲了要減輕我的罪過，我離開了我可愛的故鄉；那裏我曾種下了情苗，那裏我曾辜負了純潔的處女……」

「到處漂流着，漸漸地我忘却了這醜惡的世界；也沒有了她的消息！遠地的茵妹！恕我。」

——他合着雙手，向天。

然而，早春吸引我到了南國。我就隨着燕子南來。

每在玄武湖上，我追憶着逝去的刹那，我追憶着逝去的春光，我追憶着逝去的生命。在槳蕩裡，我獨自歌唱悲傷……

「茵妹！我又一次爲你悲哀了——。」

他重彈起三絃，是發抖的聲音——
逝去的生命是不可留的幻影，
昔日的春夢是桃紅色的浮雲，
然而，我不願無情。

琴茵，你燃燒了我的心，
我失意人的心，
你還支配了我的命運。

不，你是我的知音！
誰辜負了你純潔的心？
是我，琴茵！恕我，琴茵。

嬰子

短 句

一

癡癡地停立，對着絲絲的雨，一隻一隻吸不完的烟捲呵！

二

簾外她走過；長長的假期，淡淡的告別。

三

陰空下的老鴉，翹望着初冬陰晴的白雲。

四

濕寒秋雨途中，冬夜和暖爐邊的回憶！

五

呵，陰鬱的天氣，就是一般冷淡了的心情。

六

早秋的旅舍中，淅瀝的雨點，滴到旅人的愁懷。

七

夜半後，荒冷車站外面，望着寥寥燈火，茫然的踟躕。

八

狹暗水道裏，靜悄的槳聲，上面又是怎樣熱鬧的茶店。

九

沈思在舟中的清夜，仰視着上方的羣星，默然無因的祈禱。

燕 子

憶

在山坡上；那年，山桃花開遍的時節；黃昏的時候，我伴着「絲」去看那裏的山桃花。黃昏，山那邊淡淡的幾團紅霞，映出了這裏的山桃花更是這樣的艷麗……。

我和絲走近了一樣開得最繁盛的山桃花旁邊，她停住了，指着花朵最多的一枝要我替她摘下。

絲拿了那枝山桃花，慢慢的把花瓣都扯了下來。忽地裏絲把所有的花瓣很用力的擲到我的頭上，衣服上，鞋上，連地上也鋪了些零散的花瓣。

「你幹嗎?!」——我嚷了一句，立刻捉住了絲擲花瓣的那隻手。我再也不能說出話來；我只是緊緊的拉着絲的手，在那一剎那間，我呆了，望着絲的帶着和山桃花一色的面頰，帶着灣曲的頭髮……啊！我再也說不出話來。

「我們講和罷！」——絲歪着頭柔聲的對我說。我的心劇烈的跳動，我很想對絲說：「啊！絲

！真的，真的，我愛你呢，……」咳！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沒有這樣說，這樣，我真胆怯啊！

「好！講和吧！」我盲目的這樣回答她，放了她的那隻細纖的手；絲又走到那邊去撫弄山桃花。

我坐在地上，看着地上星散的花瓣，我的心仍然跳動着；絲仍在那邊撫弄着山桃花……。

山那邊，紅霞變成了灰黑顏色的時候，絲走到我的面前來對我說：「申！我們走吧！」絲伸出了她的雙手把我拉起來。

我伴着絲緩緩的離開了那些繁開的山桃花。那時，四圍的一切都成了灰暗，我仍就伴着絲慢慢往前走……。

往昔，啊！這樣快活，在我的回憶裏永久的清晰着。明年，春天又轉到人間的時期，山坡上又會開遍了山桃花，那時，只有我獨自走到那裏去，看看絲撫弄過的那株山桃；我想也許已經乾枯的死去吧？

申

禮拜六

烟燦着，烟燦着，舞館門前的燈光，
飄散着，飄散着，咖啡店中透出來的花香，
咖啡店中透出來的酒香，
咖啡店中透出來的脂香，
香在門前，香在杯裏，香在唇上，
輝煌着啊，人肉底出賣場。

盡情歡樂啊，是禮拜六底晚上。
青年人沉醉，舞女賣弄着的歡唱。
細細的，悠悠的，音聲拖長了的音樂，
單調的，顫抖的，動人情懷的輕歌，
歌中有個多情的你，
歌中有個沉醉的我，
沉醉了你底眼角；沉醉了他底心窩，
輝煌着啊，人肉底交易所。

盡情歡樂啊，是禮拜六底晚上，
青年人沉醉，舞女賣弄着的歡唱。

戈風於芝罘

心思

——我友藍蒂的中學時代

(一)

在開學不久的那年春天，我已經是三年級的學生了。我却還一樣的頑皮着，看見什麼人就和什麼人淘氣，尤其對於小我幾班的那幾個孩子，我是很喜歡和他們追追打打的玩，因為這樣子的拚命飛跑，被追都是十分能盡遊玩的興味的呵！校長老熊——這是他的外號——每每看見了我，一定用半嚴厲的帶笑的神氣而且用手指指着我：『哼！藍伽又在淘氣！』我却不知怎樣纔好，我只輕輕對他微笑着；其實我想回答他：『我並沒有淘氣呀！』可是我又怕他罵我頂嘴，所以只好微笑了；公平說來，校長並不是太嚴厲的人，大家却在怕他。

(二)

有一天，這時已是初夏了；我却和朋友們玩着『捉人』遊戲，因為跑了好半天渴了起來，就去喝涼

水去。經過室內操場時，我很不在意的向四周看望着，並不希望看見什麼人，因為玩耍的同伴明明是在另外一個院子中玩着的。我的眼光却遇到了一個人，站在手工室門外的乒乓球桌旁邊，呆呆的停立着。我並不認得她！也看不見她的面孔，她是背個着我的。她穿着淡色竹布衣長袍，梳着一條粗大的辮子，樣子十分呆板的；正在我輕輕這樣看她時，她轉向我這面了，她的目光似乎對於一切都驚奇的探望着，我很快看見她的眼，大而好看的一對眼睛呢。這一定是個新學生了。我不自知的停了一會兒，這時玩的事早已忘到很遠去了。當我走到自來水管旁，俯下身子，就着水龍頭牛飲清涼的涼水時，我還看見那個新生的眼睛，這個印象深探印到我的腦子中，不知什麼緣故這一對眼睛這樣的打動我，我自己對自己說着：『她的眼睛真好看呀！』從此我心目中就存了這個美麗眼睛的印象。

(三)

那一陣子，學校中的女生多半都剪了髮，就在這些剪了髮的女生中，我看見一個美麗的姑娘，她的頭髮比別人的多而且厚，既不太長也不太短的蓋在她美麗的乳白色面孔的兩旁，正如由中間對打開的紗窗各向一邊收縮着，中間却放出一種愉快的

光明來，這就是她的常帶微笑的面孔了。這美麗的女生是誰呢？我一點也不知道。這一天，我無意的向正在圍了她的一羣女生堆中看着時，她正好抬起微笑的面孔，我就很快看見了他的眼睛，呵！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這一對大而好看的眼睛竟是我的舊相識啊！我在室內操場曾認識過他們了。這個發見真打動了我，心中的愉快實在說不出來。她已和舊的女生在一起說話，由此我知道他不會有被人欺侮的危險了。

(四)

她是六年級的學生，因為我那天偶然經過六年級教室門外時，看見了她也在那一羣晒太陽的女生中，所以她在六年級中是無疑的事。我還不曾走近她們，其中一個平常就和我玩鬧的，並且和我是同鄉的名叫小鴿兒的姑娘就已開始向我攻擊起來，我實在不能像平常那樣來對付她，因為我面前有那個不語的態度隱重的大眼睛的姑娘，我有點怕羞起來。小鴿兒口中喋喋不休的說笑看我，形容我是個花花的母雞，這的確是沒有道理的事，然而小鴿兒一口咬定了這個名稱，弄得我也分辯不得；她們在笑着，我却只好走開了。但是我看見了那個大眼睛的姑娘，這是十分使我愉快的事呢。慢慢由別人的談

天中，我也得知了她的姓名。

(五)

我時時不知不覺的就想到這個大眼睛的姑娘，這種思念給我很大的快活。並且實際上，那個六年級教室的周圍也成了我常來玩的地方。其實我在那兒也只不過和頑皮的小鴿兒拌嘴，然而小鴿兒旁邊的同伴的那輕輕不語的微笑，實在使我內心愉快。她的不語，異常的靜默，隱重的微笑，這些都給我莫大的快樂。她聽到她同伴對我的特別挖苦的玩笑話，也笑了起來。我給小鴿兒的回敬自然也更多含趣緻，以致把小鴿兒惹氣了，就來打我；結果是我扯了小鴿兒的頭髮，小鴿兒就大叫起來，並且追打我，我只得跑走，不謹慎的幾乎撞在僕役的身上。她們却在遠遠的笑着。

(六)

春天的旅行是到對面十里外的山中去。這幾乎使我們每個人的心都在旅行的前幾天就激動了。大家都談論這件旅行的事，上課時候我們甚還至問先生對面山上一些景物和去的一路有沒有風波危險。

這天一早，我們都快活的聚在學校裏，並且由瞭望台上可以看見碼頭邊的給我們預備好的小汽船一排。大家多麼喜悅啊！向碼頭出發了；每個人的

臉面上都說明着自己的愉快和高興。我們使得平常冷靜的頭也熱鬧起來，漁人們也集攏來看這快活的團體了。我們因為溫暖美妙的陽光，清晨清涼的空氣，小小的南風和一種廣漠的喜悅的心情不覺的唱起歌兒來。這時大家排行結隊，校長和先生們把我們分成了十部份，每一部份是一組，下到一隻小汽船中去，而且淘氣些的人也被劃開，不使他們在一起了。所以我就被排到第末一組中，校長和幾個先生既在這船中，更奇怪的是六年級的一部份女生也同在這兒，其中有小鴿兒和大眼睛的那個姑娘，這使我很窘而又十分快樂。一聲鈴響，船開行了。大家叫唱起來，推進機也伴着我們的歡樂聲大聲的唱起來了。大家要他們自己坐的船開向前面去，然而司機人只在微笑，船也總在幾乎一排式的前進着。海水並沒有大波浪，大約是因為此地的海是三面環山所致，所以海水十分平靜，只是時時有一個一個的橫波迎我們前來，於是我們這一排船也就輕輕的一起一伏的跳舞着，有人叫着有趣，有人却有點害怕起來。我們船上先生太多，只有林是我的好伴，還可以說說笑笑，然而六年級的女生中也幸而有小鴿兒和我們同船，至少可以玩玩了。

『留神，小鴿兒，你再淘氣就會落下水去了！』

我對現在並沒有淘氣而和她同伴在向遠海看望的小鴿兒說。

『你自己留心些才好，不然，你一定會喂給大魚了！』小鴿兒這樣報復着，這時校長也在聽着的，就跟着說：

『但是我們這次來旅行，並不想來做大魚的點心的』別的先聽了這話笑着。我却又接了下去：

『但是(我手指着小鴿兒)她做大魚的點心最合適』。

『你才合適呢，缺德鬼，該死鬼，討厭鬼！』她急起來，一連鬼鬼鬼的罵我。校長這時又顯出他平時的嚴厲和責備人的神氣：

『藍伽，你還淘氣，哼！』于是我不再說下去。並且和小鴿兒講和，她就很好意的給糖果給我們吃，那個大眼睛的姑娘却仍是不很說話，坐在小鴿兒的身旁，眼望着青綠的水，似乎是在驚奇着海水的美。我們傍了那天然石塊堆積成的小碼頭上岸後，大家就如同小鳥一樣到處跳走起來，校長也隨我們便，不加什麼管理了。山上其實並沒有很好玩的地方，除去一個名廟之外，然而廟中也只是一些石佛，大的耳朵，圓滿的面孔，輕輕笑着的神氣，每個石佛的樣子都差不多。校長吹起信號時，大家就集了

起來，要預備吃中飯了。如同坐船時一樣的還分爲十組，每一組領了一大堆東西，就在地上坐了吃。校長這時告訴大家，吃完就可以隨便上山中什麼地方玩去，可是五點半鐘一定要仍在這兒集齊預備回去。小鴿兒聽了這話，要我和林跟她們一齊玩去，這自然是使我們高興的事了；林和我賽吃饅頭，他可以四口吃一個大饅頭，小鴿兒說我不能勝過他去，我就把饅頭縮緊，一下放到口中去；但是不久饅頭又漲了起來，弄得我的嘴十分難過，然而她們幾個人可幾乎笑死了，連連叫我做『傻瓜，傻瓜，』吃完，我們就爬山去了。山中曲徑十分多，我們慢慢上去，林和我走在前面，時時走得太快，以致小鴿兒罵我們不顧她們，林却開起玩笑來了：『你會飛呵！可以把她們幾個人背起來飛向前面去的，』但是我們的脚步就比放慢，半天才到了一個較高的山頂，休息着，看望着茫茫沒有邊際的外海；遠處有些霧或水氣，太陽光射在那兒映成種種光彩。在樹下我們把些吃物拿出來吃着。她把自己帶來的寇寇糖拿出來給我們吃，我們就謝着她，她反而不好意思起來。環境的幽靜和優美已經把我們的友情調合了好多，這時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親密；我倒水給她喝時，她也接受了。我們走了不少山踏，看看時

計，却已三點鐘了，不得不往回走，却因為山路既多，樹木也不少，來路已經認不清，只好硬走着一條山路，這樣拐了太多的小路，幾乎是老在山林中盤旋着，我們大聲叫同伴們，但是回答我們的只是我們的叫聲的餘音。大家有些着急，尤其她們幾個；幸而我們大着胆子，只往山下走去，一層一層的居然走下好些山路。我們都快出汗了，也很倦乏，就在路旁的枯木幹上休息着，真有大家共患難的意思了。她們幾個人的眼中都表出些害怕的神氣，就是我們也多少是在着急，但是有什麼方法呢？林的眼睛好，這時他立在一塊大石上向四下裏深望着；忽然他快活的了叫了起來，大聲說：『看！那不是廟嗎？』這一叫，我們都走近他那兒了，我們跟着他手指的地方看去，就在五六百尺的下面右方，有着一些廟宇。原來我們走差了路，走到廟的左方來了。她們的面孔上已經失去了恐怖的神氣，雖然疲乏得很，精神却又煥發起來了；差不多她們這時看着我們的眼光是帶了一種親善和感謝的神氣呢。我們一氣走下去，不久又回到大家的堆中，離回去的時間已經很近這也算得僥倖了。我對於這個迷路的事感到十分有趣，因為由于這事我和她似乎親近了好多。看呵！此這時多麼快樂，她平安的回到她的同

伴中了，而且是經過一番恐怖之後，比別人多經歷了一次小小的冒險呢！

我們回去時，興緻還不曾消去，一路都唱着歌，西斜的陽光歡送着我們。

(七)

她的住家離我的住家並不很遠。有一次，我步行回家去，很巧她也領着她的妹妹回家去，我們前後同走着德充路；她們在前，她的妹妹偶然回頭看見了我，就叫起我的名字；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只還是慢慢步在她們後面，不敢追過她們去，因為見了她是理呢還是不理呢？她們止於一個華麗的紅門前了，這就是她的家。從此遇見她的時候就不知為什麼多了起來，每每早晨上學都遇見她，有時我向她行禮，她也就微旁的回禮。在學校中，因為怕別人的說話，我努力的不去對她注視。但是當我一個人遇到她時我還是向她招呼，這種隱秘的對她有着關係的確是一種快活的事呵。

我漸漸不很淘氣了，由於變成了最高一級的學生之後，因為這時有一種痛苦襲到我心上來了。這都是由想到不久就要畢業而來的痛苦。不久，就要離開這個快樂之園的學校，而且還要離開她！我從來就不會想到有這樣的的一天來到呵！因此，我這

時格外對於她懷了許多希望，我夢想她理起我來，並且和我很熟識。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她是不很說話，而且我也不很敢接近她。有一次，我和她也談了些話，可是時間很短，有什麼可談的呢，然而這談話的剎那的確給我很大的快樂。從此，我見到她時都一定有一句話對她說，她並且也微笑的回答我。我落到一種喜悅愉快的憧憬中去了。却是事實將這憧憬打滅，因為不久，畢業來到了，把我慘慘的趕出了校門，不知道入生活的那一條路徑才好。

(八)

母校我還時時去看望，只爲了她還在那兒。但是遇見她的時候很少。我家雖然離她家十分近，但是爲了我住在學校中，所以也不易遇到她了。這還是冬季，海濱的這塊地方真淒涼得可怕，馬路上幾乎沒有行人，時時有冰冷的風吹來，馬路上的沙子也被捲起，打着我的面孔；這時我剛由長途車下來，走回家去。很巧的遇着她的兩個小妹妹了，好久不見，所以我們一路都有得可說，很快送她們到了家。她們要我進去玩，我不去；便被她們拉了進去，但是我又快快走出答應她們下次再來玩；這兩個小朋友對我的友誼是十分好的。我就不曾在這年冬

天見過她們的姊姊然而我寄了拜年片子給她，她也回了給我；雖然拜年片上只單簡的寫着她的名子兩字，我看了這個却有無限的快樂。

(九)

兩年以來，不知怎樣的就活過去了。我只見過她幾面，每一次的見面她都給我很大的愉快，我可以一個月中都快活着，只爲見過她一次，她給我一個微笑的緣故；然而我就不曾一連快活過兩個月呵！因爲住在學校中，和家中的姊妹們也生了起來，並不是我生疎了她們，反而是她們生疎了我，這也是一件很使我惆悵的事，然而我也沒法子改造這種孤苦的環境，只好不怨的忍受，每每當我難忍耐下去時，我對冥冥中叫着她的名子，于是她的微笑，她的美麗的大眼睛就出現，我也就又不怨的在這孤苦伶仃的環境中生活着了。這年冬天格外多雪，這在北地是少有的現象。我是十分愛雪天的，所以每每到了雪天，我就回到家中去玩。這一次，雪下了一個整夜，地上鋪到四五吋的雪，天地都變成另一個樣兒了。早上六點多鐘我就已經在路上趕回學校去上第一堂課，路上雪深深就沒有多少行人；雪還隨風吹着飛起落下；風是猛烈的吹着，我向前進時，還必須彎腰努力前去才走得動；當我走到米字路

口時，由對面走來一個女郎，她滿身都用虎皮大衣包着，面上又罩了紗面幕，迎風向北走着；在一瞥之下，我直覺出她就是那個大眼睛的美麗女郎了，我們互相對住都呆了幾秒鐘，我甚至就要向她行禮了，然而又怕過于唐突，這時我們擦身的各自走過去了。我立刻悔恨我的過失，那明明是她呵，除去她以外，這樣的早晨還有什麼人肯于這樣早趕去學校呢？我這時甚至十分不滿意自己了，想起她心中一定在說我不懂禮節時，我更加難過了。回到學校，我連課也上不下去了。我想把我的心情告知給她，然而怎樣告知給她呢？

(十)

時光真快呵！她已經也畢業了，就在這年的夏季，我得看見她一次，留下莫大的惆悵。在不見到她時我覺到有好多話要向她訴說，但是一見了她，我就說不出什麼要說的話了。本來和她的這種相遇也是十分偶然的事，却是在我的心中起了這些希望和情緒的作用，這又有什麼方法可以解除呢，或者莫非這就是所謂的我的命運嗎，越是這樣自己追問自己而尋不到解決法時，我越覺得我在思念她了。終于我是自己承認了：『是的，我愛她』但是她如今在那兒呢，此地已早不是她的影子了，我却默呼着

她的名子；在這濕潤海風陣陣吹來的夜晚，休息椅上已經只餘我一個人坐着了，海面是暗暗的，波音總是一聲聲的叫着，一切都仍如經年，只是我心愛的那個女郎已經不在此地了。因此這景物的一切也變得暗澹了起來，我的心中却還在黑暗中可以隱隱見到她，這就是唯一的安慰似的。

半夜了，我站了起來，淡淡的光下，淡淡的影子伴我走着歸途。

迦迦 一九二三年十月五日

Notre-Dame

我好像一個瘋狂的醉漢，
匍伏到尊嚴的聖母面前，
落日閃耀着金黃的光波，
我心頭仍是這樣的陰暗。

落日化成金光萬點，
把聖母的週遭灑遍，
金光裏化育着溫美的情愛，
我哀求聖母的笑顏開展。

我願常在聖母的面前伏拜，
好像這裏有個地方可以紀念；
我只等着明日的朝陽之光，
有一點射上我心頭的陰暗。

少吾

一九三三，九，二八。

日 暮

夕陽在山沿閃着它殘餘的光輝，
直射入農場上勞作者的心扉；
展在眼前的只是一片黑暗，
陰影裏現出些顫抖的臉。

輕烟成圈的在屋頂旋繞，
一縷縷都奔向黑雲的擁抱；
四周圍漸漸地攏上黃昏，
場上砰砰地轉動着浴麥的風輪。

少吾

一九三三，七，二七。

阿柴的故事

天剛破曉的時候，何貴就摸索着由床上爬了起來，要去找他的兒子，小貴，這時，他想起在兩年前，他的眼睛在病後失去了光明，曾認為是一件不幸的事；想不到現在又居然會發生一件比他失去光明還要不幸的事，來在他的兒子身上，他更想到了，這件事不但僅是他兒子的不幸而已；並且，這是對於他家庭的名聲，永遠是一個不能磨滅掉的恥辱。想到這裏時，他在夜裏聽到的笑聲，談話聲，又句句地重新刺入耳裏，使他感覺到一種壓迫；他不由得深深地嘆息了一聲，覺得當時給兒子娶阿柴來做妻，實在是他這一生中忘不掉的一樁錯事。

然而，何貴所認為的錯事，在阿柴看來，她是無須乎負責的；她覺得她做的事，是自己的生活裏所必需的，應分的一件事。她覺得她的丈夫，不該在和她結婚不久，便離開她到外面去做事，使她度着寂寞的生活。她覺得女人結了婚，既然做了一個

男人的妻子，這個男人便應當永遠在妻子身旁陪伴着；不然的話，女人是無須乎嫁人的。她覺得同小貴結了婚，小貴能給她買她所要的衣料，又能給她買許多香粉和肥皂的化裝品；在這一點上，她認為小貴是一個可愛的人；只是小貴在錢莊上做事，不能常時地伴着自己一齊生活，實在是一件使她最不快意的事情。

可是，說到小貴，他的確是一個能溫存女人的人。他當着年青的妻向他鬧脾氣時，他能很低聲下氣地去解釋，去安慰。他覺得自己能夠得到像阿柴這樣的一個女人做妻子，實在是够幸福的了。阿柴因為他不能時常地回家，在生活上感到了寂寞，便對他鬧脾氣的事，在他看來，這是年青的女人應有的一種性質，所以他應當原諒他的妻。並且，他覺得阿柴好修飾，這也是應當原諒的：因為這正是年青的女人所最重視的一件事。

這次，他回家來，已經耽擱了兩天，決不能再停留了，到了晚上，他看出阿柴的神氣，不是像他剛回來那樣的喜悅了，他知過這是為什麼原故的，睡下之後，他靠近了她，輕輕地喊了一聲：

『阿柴！』

『唔……………』

『你不高興了麼？』

『唔……』這聲音小得幾乎叫人不能聽出來。

『說話呀！』他搖動着她的肩膀。

『鬼！你叫我說什麼呀？』她轉過身來向着他。

『你不要氣，阿柴！我明天走了，不久我就又要回來的呢！』

『你明天走了，一輩子不回來，我都不管！』

『有你在家的，我那能不回來呢！』

『死鬼！還說有我在家的呢！阿柴心裡想，只是不曾說出來，好容易回一趟家，待不了兩天，就又要走！』

『怎麼又不說話了呀？』

他等着她的回答，但是她轉過身去了！

『說話呀！』他又重複了一句。

他仍舊沒有聽到回答，他知道，她是鬧着氣了！他經驗過，只要他回到莊上去，臨走的頭一晚，向例是如此的；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動身時，她是不會忘記向他說出盼他再回家來的願望的。所以，他覺得這時就是自己再說上一百句話，也是不能聽到一句回答的。而且，他懂得阿柴鬧脾氣，有時候只要自己說些動聽的話，便可以無事；倘若遇着她不睬的時候去向她說話，向她解釋，歸終是無用的。

所以這時，他認爲無須乎再說什麼了，便也轉過身去，漸漸地入睡了。

然而，小貴這次的猜想，完全是錯誤的。阿柴在自己的生活裡，已經另外找到了一條道路。她覺得小貴對她的溫存，她不再需要了。因爲，那種溫存只是使她痛苦，使她更感到她的生活，格外地空洞。她覺得，小貴每次回家來給她的那種霎時的歡樂，是使她在寂對裡更加重地感受到煩悶。如今，在她的生活裏，她不能再容納着這種像閃電樣的情愛存在了。她想到這裏時，她覺得和她睡在一床的人，不再是她的丈夫，而像是在三年前曾經愛過她的牛二哥。她感覺出她的臉在發着燒，幾次地她想使她的心平靜下去，然而結果只是使她心裏，更分外地感到了燃燒！在她耳旁發出來的微微的鼾聲，使她聽來，像是三年前在自己家門口，天天聽得到的牛二哥賣菜的聲音。她在帳子裏看見了一個熟悉的臉，那就是牛二哥。他身上還是穿着那身藍布的衣服，雄壯地站在她面前，對她笑着。她覺出來有一種非常的力量在焦灼她的心，使她不能禁止住自己不去想起那三年前的事來，

她站在門口，牛二哥挑着菜担子遠遠地走來。

『好便宜的菜，買點啵！』牛二哥走近她的身前

，笑着。

她仍舊站着不動，她的心突突地在跳了。牛二哥穿的一身藍布小褂，小褂的鈕子不曾扣上，露出一片強壯的胸部來。他又向她走近了一步，放下了菜挑子，向她笑着，眼睛發着光。

『買點我的便宜菜啵！』

她看出來，那是一個多麼帶着誘惑性的人啊！她不說話，仍舊站在那裏。忽然，她被一雙粗大的手摟在懷裡了！牛二哥緊緊地抱着她，她掙扎不開，全身都發着熱——兩片灼人的唇，緊緊地吻着她了！

牛二哥瘋狂似地對她喊着：

『我要你！阿柴！我要你！』

這時，父親在酒店裏喝完了酒，一副醉醺醺的模樣，蹣跚地走回家來。牛二哥仍舊抱着她不放，她看見父親來了，便發着抖喊叫了起來。父親已經望見了她們，一走一歪地跑過來，拿起菜挑子上的扁担，狠命地照着牛二哥的頭上就打。牛二哥鬆開了手，她哭着跑進去了！

此後，她在姑母的監視中又生活了半年。忽然有一天，姑母改變了態度，很和靄地要她打扮起來，說是帶她到遊藝場裏去玩，在那裏，她看見有一

個和她姑母年齡相仿的人，帶着一個少年已經在那裏等候她們。她和他們在一齊玩到天黑，出來又吃了飯，才各自地回家。不久，那個少年便做了現在正靠着她睡的她的丈夫了。

這時，她實在太痛苦了！她覺出她身上的血在沸騰着。她希望她能把自己的胸膛剖開，摘出心來交到牛二哥的手裏去。她遠遠地聽到了雞的啼聲，窗外已經現出了魚白色。逐漸地，她才平靜下來：她決定了要去找牛二哥去！

小貴在夜裏就不曾醒過。當他清晨起身的時候，地看見年青的妻還在很深沉地睡着。她睡得非常地恬靜，和緩地呼吸着，發出微微的鼻息來。一頭蓬鬆的髮，襯着帶了紅暈的頤，引誘得他深深地看了一眼。他想，她實在是够嬌美的了！自己要不是爲了生活，又何嘗願意常時地離開她。他覺得本來一個女人在沒有和男人結合之前，內心裏對於男人的愛慕，永遠是深深地隱藏着；一旦她同男人營了共同的生活，感受到了生活的甜蜜，那裸被熱情燃燒了的心，是不能再像從前似地忍受着枯寂了。他的妻，阿柴，是一個女人，當然也逃不開這個公例的，尤其她是這樣地年青。同時他又想到了阿柴只能做一個闊人的妻，她才會感到幸福；她之所以常

時地和自己鬧脾氣，正是因爲自己只能在生活的奔波裏去求生活，對於和她在一齊生活的時間，是太少了，太短促了。他又想到，或許阿柴再過幾年，便能把這種性情改過來，並且對他能了解，不會再像現在這樣地感到生活的寂聊來同他鬧脾氣了。想到這裏，他倒釋然了。他穿好衣服，洗過了臉，和坐在院子裏曬着太陽的老年的父親談了一些話，便由父親摸索着替他關好門，又重新地回到莊上去了！

這天，阿柴醒來的時候，日光已經照射到窗上了。院子裏樹枝上的小鳥，唧唧地叫着，一下也不肯停歇。她心裏分外地高興，覺得她已經由煩悶裏解脫了；一個新的，愉快的生活，就要在她的面前開始。她對於她的丈夫又離開了她回到莊上去，不再感到難受了。她認爲她的丈夫回到家來或是離開她，現在在她看來，都影響不到她的生活了。她認爲她的丈夫，現在只是她生活裏的一個過客；今天既然從她那裏走了，她可以去把她所熟悉的另一個過客找來的。並且，她覺得，她自從同小貴結婚兩年以來，她都是像一個愚人似地生活着；自己對於生命裏的缺乏，都不曾去尋找出道路來填補。現在，這條道路已經擺在眼前了，她應當不放鬆地去實

踐它。她又想到了，她的青春要一年一年地消失掉的，所以趁着現在，必須緊緊地抓牢，做些自己願意做的事。想到這裏，她感到一種愉快。立刻，她便裝飾起來，預備出門去。

這天晚上，何貴在半夜醒來的時候，察覺到他兒媳婦的房裏，有男子說話的聲音。他心裏想，小貴今天早上已經回到莊上去，兒媳婦的房裏，那裏來的男人呢？但是，他心裏忽然地明白了。他領悟到了他的兒媳婦現在在做着一件什麼樣的事！他恐慌着，憤怒着，他全部的神經都感到緊張了！漸漸地，他又竭力使自己鎮定。他想到由他的祖上一直到他，雖然不會做過能供人來歌頌的事，然而也不會有過一件使人來不齒的事；不料當着他的暮年，在他的兒子這一代，會看到一件這樣的醜事！他想到這層時，又幾乎要發狂了！幾次地他都想要喊叫起來，但是，他停頓了一下，覺得這是無濟於事的，便竭力地忍住憤怒，仍舊靜靜地在床上躺着。這時，對面房裏傳出談話聲來了。這像是無數把的尖刀，重重地刺進了他的心裏！他聽出一個男人的口音：

『我到這裏來，你不怕人知道麼？』

『你怎麼這樣無用呀！一個瞎了眼的老鬼，你

也怕他麼？』一個帶着埋怨的聲調。

『哈！我無用麼？一個瞎了眼的老鬼你當我就會怕了？連你那個酒鬼爸爸用扁擔來打我，我都不怕呀！』

『唔……』

這時，他聽到兩個音調不同的嘻嘻的笑聲。他是多麼樣的難堪啊！他咒罵着自己，爲什麼會給兒子娶這樣的一個女人來做媳婦。他覺得他的眼睛是該瞎的，因爲他做了一件瞎眼的事了！

『還說自己不無用呢！當初我爸爸打了你，你爲什麼不敢帶我走呀！』談話又繼續了。

『那時我是個窮小子，人家在錢莊上做事，多麼闊！——你就肯跟我走麼？』

『你這個沒良心的鬼！還說這個話！』

『本來呀！就是你願意跟我，你那個酒鬼爸爸會看到了白花花的洋錢不要，讓你來嫁一個窮小子麼？』

『你多討厭！老是說這個！』

『好！你不愛聽，我就不說了。』

何貴再要聽下去時，談話却又中止了。他仍舊在床上躺着。他並不氣憤，他猜想到了阿柴帶來的這個男人，是在她還沒有嫁給小貴以前，他們就已

經認識了；可恨自己當時不會打聽得清楚，輕率地就給兒子說了來；不然的記話，這樣的醜事，也不致於發生在自己的家裏了。可憐自己的兒子，現在還是在鼓裏呢！既然自己已經知道了，要不要去向兒子說明呢？自己的兒子是很愛她的，他知道，如果自己把這事說破了，那不是使兒子比自己還更要感受到煩惱了麼？——要是自己就這樣隱藏着不說呢？將來也是要被人發覺的。等到了那時，恐怕外人的譏笑，諷刺，更要加重了！還是現在趕緊去告訴兒子罷！他翻來復去地想，結果倒使得他沒有了主意。他的頭腦又從新地混亂起來。他恨不得自己能把這一對正在甜蜜裏的人殺死，他覺得什麼事便都解決了！然而，他是個瞎子，是個連防護自己的能力都沒有了的人！

『好啊，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他悲哀地想，有你吃的，有你穿的，不說好好地過日子；居然趁着丈夫不在家的時候，敢把一個男人找到家裏來了！——你們欺侮我奈你們不何麼？你們看着呀！到了明天，我要叫你們一個個地頭破血出？』一種激昂的情緒，猛烈地衝擊着他。他發着抖，他覺得他自己要死了。但是，對面房裏的談話聲，又將他鎮定了。

『我該走罷，天已經要亮了！』

『忙什麼呀？待一會再走！』

『再待，回頭就不好出去了！我以後來的時候，多着呢！』

『你倒貪到了便宜啊！』

『哈！哈！你呢？』

何貴聽到了這些話，在他是感到了多麼大的一種痛苦啊！他哭着，傷心着，不久，他聽到對面開了門，接着便是兩種輕重不同的脚步聲，由房裏響了出來，等到他聽到了開大門的聲音，關的聲音，和最後他對面又關房門的聲音後，一切才都寂然了！

這時，街上又開始活動起來；小販沿街呼喚着，何貴知道天已經亮了，他雖然夜裏不曾安眠，可是這時他的精神，却振奮起來了！他已經想好了，要去向兒子告發這件事，雖然他感到非常地難於啟齒，他慌忙地爬下床來，也不洗臉，抱着一個沉重的心，便蹣跚地摸索着出門了！

根澤

浴 場

洗不盡的，人類的悲哀，
每天都有許多游屍在海灘上徘徊，

白色的魚，黃色的魚，
都在黑海的浪裏漫遊，
——美國的細腰女郎，
——意大利軍艦底水手。

美國間細腰女郎，
意大利軍艦底水手，
一條條的躺着啊，
在沙灘上發着薰人底奇臭。

奇臭薰滿了潔淨的海岸，
奇臭薰够了窮困的支那婦人，
及是黑海中創造出來的，
赤裸裸的藝術陳列品。

洗不盡的，人類的污辱，
每天都有許多遊屍在黑浪裏浮出。

戈 風

一九三三，六，一八，於烟台海岸。

變

(一)

已經九點鐘了，餘威猶存的殘秋朝陽，穿過了稀薄的爬牆虎，把牠底日光傾瀉在紅漆的窗台上，反映到低垂的粉紅帳幔，整個的房間，充滿着生動底色彩，一切新麗的陳設，都含吐着鮮艷的桃色，無疑的，這當然是一對新婚者的臥室了！然而從前天起，這春意的新房裏，却只剩下一個她了！

別人都以為新嫁娘還沈睡在涼秋的酣夢中，不便有所去打攪她，其實麗娟昨夜中又何曾入過夢呢？倘若一定的要這樣說，那末她的一生——從孩提時期直到所謂成了室家的如今，在她底意識上看來，又何嘗不是一場大夢呢？

是的，從昨天晚上九點鐘之後，她就躺到床上了，直到今天早晨九點鐘，她還沒有起來，然而她只是躺了十二個鐘點罷了，她並沒有睡，爽直些說

，她底眼睛在這十二個鐘點之內，全是如同此刻般她鼓張着，像一對大江裏的鯉魚底眼珠地鼓張着。

床上被褥是凌亂的堆積着，宛如一坐剛纔崩裂的火山，她仰面地臥着，肢體無力地攤着，支成一個不規則的『大』字左邊的小腿高壓在紅色絲被底一角。一對腫脹的眼皮隱隱地印着兩個紅圈；雙目中無光的淚影；腫人上無數道手紋似的紅絲，這些都足以證明她昨夜底失眠，她面部雖然顯着十二分的疲倦；但一夜中在她腦海中，思靈裏所衝突着，交戰着的意志，思維，和感情，現在仍是在不斷地衝突着，交戰着。

她想到劉仲堯，她覺得她對不起他，她可憐他；但她也恨他。她對不起沒有依允了他的要求，更可憐他現在孤寂單獨的生活，她恨他是這樣地不能了解她自己。真的，他太自私了，他似乎到現在還沒有能够諒解她底心，天呵！她怎麼樣的剖白纔能使他明瞭着她底心呢？她愛他，她始終是愛他的，凡是上帝所賜給她的愛，她都捧敬，給他了，能佔有她愛之靈魂底深處者，永遠的只有他一個心，一個真純底心，她是他的，雖然她底的肉體在禮教的名義上，法律的契約上，她已是『生爲吳家之人，死爲吳家之鬼』了。但是她還有一個由愛之纖微織

成的心，一個赤淨超潔的心，已在她嫁前的時日裏，供獻給她底劉仲堯了，並且這是她永古只能有的一次，這是超乎肉體的，牠絕不因肉體的掠奪，蹂躪，善誘而與第三者妥協，她爲劉仲堯的愛，將永保有牠！她是他的，因爲同時他也是她的！在昨天他的信裏，更是充分地表現着他還是屬於她的！他並沒有背叛了她的愛，至少她敢相信他是這樣！



這在她的壹生中，是一個可磨滅的絕大的侮辱：

在母親和妹妹的哭泣中，被她一輛紅色的彩轎劫掠似地抬出了她依居二十年的舊廈，轎前導引的樂隊，吹奏着得勝的前導曲，彷彿在高鳴着牠們擄獲成功的得意。對了，她已是牠們因牢中的俘虜，她今後的命運，將全個的播弄在她們的掌握中了，她悲嗎？她痛哭嗎？不，決不，她決沒有女兒們出嫁時的常態；她底感覺只有麻木，麻木得像一個木偶似的。她不怨恨她們的凶暴，也不悲傷她自己悽慘的命運。在今天她並沒有灑過一滴眼淚，她既不需要別人的同情，她又灑給誰看呢？但是，在她裏心裏却增加了一層蠱疑，蠱疑着人間果真是如此虛僞，如此冷酷的麼？這是她底罪過嗎？她竟對她的

一生中最親愛，最信任的母親也懷疑了！她想：以前的母親同今日的母親，行爲是矛盾得像那樣的令人無從測摸和瞭解。聽她老人家今天淒涼的哭聲；無疑地是在悲惋着她不幸底女兒今後命運的葬送了！然而今日之前的母親，她又是一個多麼固執而武斷的母性呵！剝奪了她底婚姻自由的，不是母親嗎？破毀了她底愛之幸福者，不是母親嗎？二三月來在積極她準備着將她獻送給吳家的典禮者，不也是今日的母親嗎？這在麗娟看來，至少母親她一定是贊助這一次吳家所施于姊的劫掠了！但是，她更不解了，難道母親今天在她面前的哀號全是虛偽的裝作嗎？不，這顯然是她的謬誤。一個在子女之前底仁愛的慈母，她爲着什麼條件的需要和目的，而去施行那虛偽的裝作呢？何況是在已經被她認爲『吳家之人』了的麗娟的面前呢？她又有什麼所希求于麗娟的呢？哭？母親悽慘的號哭？真情的流露嗎？虛偽的裝作嗎？抑或是情意內在底矛盾呢？她一時實在難以瞭悟這些。最後，她由探討而得着的歸結，是這樣底一個武斷的答案：這完全是受底熱情同舊禮教的激鬥，火拚，衝突底表現，母親是愛她的，和她之愛着劉仲堯是一樣的熱烈。同時舊社會舊禮教的壓迫，又使母親不能不犧牲了麗娟底愛，她

也不能不犧牲了仲堯底愛，但是，她們愛底形式雖然是破毀了；然而她們愛底心，却愈顯像着火般的熱摯，而無可抑止！母親今天忘形的哀號，和她前天倒在仲堯懷裏的隱泣，都是因為愛的火在煎熬着她們底心，過量真情的爆發，不得不借着酸淚底偉力來壓抑她的高焰！是的，母親是真誠地愛戀着她，她對於母親的苦衷是諒解了；可是仲堯是否能諒解她呢？她現在還不能知道！………………她憶想到這些，她幾乎要痛哭起來，倘若母親和仲堯能夠聽着她底哭聲的話，她就是因此而嘔吐出她的心肺，她也會感到得意的滿足。

這些迴蕩的思潮，在她腦海裏激烈地涵湧着，使她很容易地渡過了花轎中死沈沈的，牢獄般的時光。

吳劍青——她名義上的丈夫，她的肉體所有者——的確是一個健全美的男性，他具有一身豐滿的體格，青雲般的黑髮下，覆蓋一對修長的秀眉，兩支閃明的眼珠，放射着微光，照透了單薄的睫毛，端正的鼻樑，和兩扇的赤唇之間，安徹着一重柔茵似的短鬚，尤其是他那雙頰時常泛印出的紅雲，更足以想像到他是一個溫文柔馴的男性，更無疑地是一個善于體貼女性，應付女性的男子了！但在起初

，麗娟對他只有厭憎的惡感；尤其是他那第一晚上迷醉的，凶暴的熱烈舉動，這也是首先令她所感到的不良的印象。

在新婚的三天之內，她沒有允許他親近了她的肉體，她沒有正視過他一眼。她不承認現時她自己的存在，她只認爲先前同着仲堯溫語嬌笑的麗娟纔是她；今天被軟禁在吳家的吳周氏，那並不是她。她並沒有離開仲堯，因爲她的心靈已溶合在他的心靈裏了，雖然他倆的身體是能夠讓禮教來把牠們撕開的；但是禮教永不會有一種力量去分化了他倆的心，她起先也曾意識到自殺，在她，死並不是一件大不了的問題，她對於人間，也無所謂留戀；或者自殺就是她悲哀，痛苦的息止時期；然而她又覺得死並不是她現時的需要，說到死，她現在的生活同死又有什麼區別呢？她覺得她只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活屍罷了！一言一動她都深感到分外的煩勞，至于喜樂的歡笑，她簡直不敢再想到世界上還有這種感情的動作的表現！這在不知道她的人，都不過只暗笑着她是一個半呆的痴子罷了！但是劍青知道她，知道她受着深創的心，並且他好像還有一種野心似的願望着想恢復了她底溫潤的，熱愛的心。他時常對她表示着同情的好感，他時常想用這樣的幼稚的

口吻博起她興致：『我的麗娟呵！你爲什麼不笑一笑呢？』最後他哀求地說：『你能愛我嗎？麗娟！倘若什麼是足以使你快樂的話，我願意犧牲了一切去尋求牠！只要是爲了你，我親愛的你，我可以犧牲我的生命！告訴我罷！麗娟！怎樣地才能够復活了你的柔煖的心呢？我想：您的心决不致像你的手那麼冰冷，您的臉那麼慘白吧？告訴我罷！麗娟，我親愛的麗娟！』

『什麼？你愛我？放屁！你的娟麗？我不要聽你再說這些！你能爲我犧牲一切？犧牲生命？當面欺人，這就是你愛的表現嗎？好罷！你犧牲了你的色慾罷！你犧牲了我的肉體罷！讓我回到仲堯那裏去罷！不能？哼！這就是你所謂的犧牲嗎？是的，我的心是灰白的，是淒涼的！你這騙人的魔鬼！強佔了我的肉體還不够嗎？又想來收買着我的心嗎？不能！不能！給我站遠些！不許你再說什麼！』她想要這樣高聲地痛罵他；但又以爲這是不必的，她有什麼罵他的必要呢？她終於是吞忍着，她仍舊是默然地過着她死屍的生活。

劍青每次猛烈的進攻，都是逆遭着同樣慘痛的失敗。他肉慾的誘惑，並不能吞溶了她底心，變更了她愛的方向，他自作的聰明，只是增深了她對他

的憎恨罷了。她對他只有敵意的仇視，她像躲避魔鬼似地不願理他，她對他除了憎恨外，沒有別感情；她每每一想到仲堯的時候，她就懷恨着自己沒有吃人的本領牠他——劍青——吃掉，她絕不承認這心腸是很毒的，她以為破壞了牠和仲堯的愛之實現者，不是別的一切；而是他，沒有了他，她是絕不會離開仲堯的，至少她在今天不會降落到這煩悶的地獄裏她為仲堯保守的處女底貞操，已被他的獸行蹂躪無餘了。她悔恨自己以前為什麼不答應了仲堯，把她處女的靈和肉都交給他？她為什麼犧牲了仲堯的失望，而拒絕了他熱愛的要求？什麼是貞操的保守？難道讓一個不認識的魔鬼來糟蹋她的肉體，這就是她所謂的真操麼？對的，仲堯說得對的：犧牲？什麼是犧牲？犧牲是為你們這羣自甘暴棄的弱者，用你們底血肉以無代價的去滿足那些強暴地吞吐而設立的美名嗎？』她覺得她太對不起仲堯了！她對仲堯的愛，果真是象自己所說的超乎肉體的愛嗎？她自己也有點懷疑了！同時她還有一種感覺：她認為劍青熱烈的舉動，只是猥褻的表現罷了，被猥褻者決不是麗娟她自己，她的一切都已不是仲堯的了，劍青猥褻的對像是一個機械的麗娟，麗娟的軀骸而已。真正的麗娟是永遠是在仲堯的左右，沒有

一刻地離開了仲堯。她想到這裏，心地反而感覺到坦然的安靜。

這樣情感中苦鬥的生活，就是她嫁後半個多月裏命運的血跡，平淡的環境使她激變的情感，也日趨于淡泊劍青純摯的熱情便漸漸地乘機軟化了她。她快要屈服在他的肉慾政策之下了！近幾日來，在麗娟之前的劍青，已不是一個討厭的魔鬼了！

至于劍青呢？他是一個情慾十分張狂的青年，他也十分地熱戀着麗娟，雖然他在結婚以前並不認識她，婚後他又在非常的冷淡他，極力地菲薄他；但他是在無條件地愛她。他對她過去的命運，深表着悲惋的同情。然而他絕不敢承認是他牽害了她，因為這一次的婚姻結合，並不是完全「起」出于他自己的意旨，她也極力地反抗過這次契約式的婚姻，他同她是一樣地做了舊禮教勢力下的牲犧品；可是他另外却還有一個意志。他不願用頹廢的悲傷和苦悶來戕賊自己底身心；他主張用熱烈的肉慾底享樂，去焚化了悲哀，遺忘了煩悶，就是沈溺到愛河中，深陷在慾海裏，或者是更危險的墮落，他都沒有什麼不敢幹的，他認為這不是他自身底罪惡；他也用不着再避諱什麼社會的名譽，道德的虛文了。他只追求着自己的滿足。並且他以為他既是愛戀着

麗娟，他就應當從麗娟身上做起！

這在他已不止一次了：他常常用熱情去吻抱她，溫柔去撫摸她；他想逗引着她肉的享樂，尋誘着她愛的同情。然而不能，他竟失敗了，她底反映，却總是冷淡的報復，她慘白的，無邪的面容底寒光，壓熄了他高縱的慾火，他有時竟像是感惑着自己所擁抱的並不是一個嬌美的肉體，而是一個石塑的女神，莫名的恐惑，驚冷了他的四肢，再深深地浸涼了他的心際。他額角上湧冒冷汗，良心中感受着重量的攻擊。他鬆開了雙手的緊抱。他不敢再仰視她了，他眼中吐露着淚影，惶恐地跪倒在她的膝前了，他像個良母前的稚子：在無言中供訴着自心的劣跡，哀求着她的諒宥。他不敢動顫地把頭深埋到她的兩腿間，他悲泣的懺悔了。他這衷情的表白，也並不是完全地不能收獲着動她底同情心的。曾經有過一二次她像是受了他愚摯的感動似的，忘我地去安慰着他說『可憐的孩子，你在契約上，果然是佔有了我的形骸，而且名義上我的一切也都是屬於你的了；但是我底心却是永遠的例外，牠在我沒有歸屬於你之前，我已無條件的奉獻給我的他了！』她的語音降低快到要消沒了，意識的掙扎，她摸着他的頭髮安慰地說：『這也是說不定的，或者

有這麼一天，你能够誘了我的肉體上的一切來馴伏在你的脚下。我也希望你真能有這麼一天；但是，我可以忠告你，絕不許有一種妄念想來污染了我的愛之心，因為你也應當知道：我底心，牠早已不是我的所有者了呵！可憐的孩子！我想你也是舊社會制度下悲痛的犧牲者吧！請你不要再留戀着我罷，你也會有你的愛人，你把你的愛好好地保息着罷，好好地替那能够接收你底心的人保息着罷！』她哭了。『我死去了的心是再也不能容納下第三者的愛了的呵！請你不要再留戀着我罷！劍青！』

這樣地她接收了他壹個熱烈的長吻，並且也回敬他一口沈摯的吮吸，他倆在緊張地互擁抱着，愛火重復地又烘煖了他倆青春底血，肉和心。

近日來的麗娟，果然是不出于她自己所預料的了：縱情的肉體享樂，慢慢地使她忘了精神上的痛苦，慾火的高焰，燃燒了，她整個的意志，她張狂的情慾；已不是劍青所能獨力支抑的了。在這一個整禮拜裡，她沒有一天肯放鬆過他，以前熱傲豪放的劍青；現在在『肉』的上面，反成爲她的俘虜了，她『肉』的踐踢中，侮弄着劍青；但是他散漫的精神，疲敝身體，已在地不能滿足她急進的性慾了。近幾天來，他色盲的病態，已顯然地發現他的臉上

了然而她底色慾却一天比一天的狂熾，一切的「肉」的行動，她現在是完全地離棄了被動的地位，時時在忘形地誘惑着劍青，逗引着劍青。有時劍青因感着十二分的困乏，由頹倒而沉睡于她的粉色肉體之旁底時候，她的面部就起了一陣痙攣的慘笑，這彷彿在她已得了什麼無尚的報復似的！

長期的肉體火併下，樹立了他們互相了解，互表同情的條件底基礎。他更是推誠地要愛戀着她，她也暫暫地淡忘了對於仲堯的摯念！

前天——暑假期滿的前五天——在劍青吻別着她，回到S埠XX大學的時候，他哭了，她也哭了。她爲什麼哭呢？難道是因爲惋惜着洩慾機器的遠離麼？恐慌着……不，決不，她意志的淺薄，決不至淺薄到這地步。爲什麼呢？她深深地在探討着自己深沉的心靈的秘密她突然地明白了，她不能再想什麼，是的，他愛她，她也愛他了，她在肉體的條件上愛上了吳青劍了！



這些瑣雜的回憶佔有了她，牠一層一層在她腦際中反覆地映演過去，她深自愧恨着情慾醜惡的墮落的時候，她就省訊着自己，她還是先前雍容的少女麗娟嗎？她像個新嫁婦的少麗娟麼？不對，不對

！她變了；她全個兒地變了！她不敢認識她自身了，她簡直是一個極端淫蕩的賤婦呵！她是够多麼的醜劣呵！

但是今天她懺悔了，她思念起仲堯對於她的愛，她就痛遭着良心的譴責，她堅忍地發誓；從今天起着與以前墮落的浪漫生活，在她底生活史上，畫開一條判決的鴻溝。

子 佩

一九三〇舊作

往青島去

連日來總是下雨，空氣裏水蒸氣成分太多實在使人不愉快；發生了離開北平到別處去走走的念頭，恰好 L 君與 M 君都在「青島」，同時他們兩人都來信約我往青島去；這的確是一個好機會；一時我決定了，第二天我就搭平浦車到濟南，實現了我的『走走的念頭』，這樣是我第一次單身上路，並且還須經過一夜，心裏有些畏懼，但是由于年歲和經驗是給了我不少的安慰。

平浦車上

下午五點一刻開車，車開後下起雨來，點點滴滴把車窗畫出美麗的圖案，心裏感到另一種滋味，我想要是時常坐火車的人們是不會覺得車窗上的雨点是那樣美麗吧。

同一個車間的有四個人，由于他們和我談話，我可以知道其中有一個是小官僚，一個是南京某中學物理教員，另外一個不是中國人，是美國人，他

來到中國是爲考察的，他是美國某大學的社會學系的學生，稍稍的可以說法國話，而我的法語也是『一知半解』但是今夜我的「法語」在這種孤寂的旅程中與這位美國社會學系學生的談話是給了我無限的調劑。他和我東談談西說說，一直到了中夜我們還談着呢；因爲我們兩人都睡的是上層舖所以談話更是那樣方便，我只記得我最後問了他一句話『是不是因爲種色之不同而有智慧的差異呢？』他——美國人——想了一陣，歪着頭回答我『上帝造人都是平等，我想種色之區別沒有什麼關係吧！』我聽了他的話只好點頭說『哦哦，是是。』——心裏這樣想着；這個滑頭的美國人「上帝」真可以替他解釋了一切……。

火車的震動諧和的在鐵軌上行着；心身都這樣的疲倦，慢慢的要睡去，忽然機車的響號又把我提醒，心裏異樣的混亂，一切都聚在我的腦子裏來，小弟弟，小妹妹哭笑的聲音，搖着頭叫哥哥的小聲，還有在北平時那一些可回憶的快活的往事今夜又復現在我的腦裏……。

很難的慢慢睡着。可是天一亮就醒了，聽說早上九點鐘就可以到山東濟南。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太難等待了，誰還會覺得「時間寶貴呢？」

窗外的風景一切都讓我新奇，尤其是車到山東境內更覺得一切都有了一種變像；山也帶有些綠色——北平的山是永沒有綠色的——房屋的瓦都是紅色！……行行重行行居然正點到了濟南。

濟南車站

車到了濟南已經是早上九點鐘，我立刻來到候車室內去打聽轉膠濟車的手續；那裏的人告訴我要十一點鐘才有掛車來，這樣的一個答覆使我太害怕了，好像一種罪犯的判詞；現在才九點鐘呢，離十一點還有兩個鐘頭，這樣的兩個鐘頭我實在覺得難過；好，把箱子打開，拿出了信封信紙便往北平的家裏寫一封「平安家信，」不慌不忙，慢慢的寫了下去……。信寫完了，才十點鐘，還有一個鐘頭真是比做牢還難受；急中生智，便開始和候車室的聽差談起話來，那些聽差開始對我講出：『主席將回濟南呀，今年山東收成真不錯呀，青島真不錯呀……。』時間慢慢的迫近，果然十一點鐘來了一輛掛車，我便一點也不費力的轉到膠濟車站，同時我就上了所謂我應當乘坐的「第四次」普通車；是要十二點一刻才開呢。

膠濟車上

上了膠濟車真是「喚然一新」，日本人辦理過的

鐵路果然不同；時間慢慢的近了正午，八月裡山東的天氣是這樣熱，但是我的心中，只是輾轉的想着『前面清涼的海風……○』

膠濟車的速度比較快，但是因為是普通車的關係所以每站都停，這樣也給了我不少的趣味，但是每站每站的過去，什麼莊呀，店呀；起初還可以一一的強記；後來慢慢那些站名模糊了，甚至于忘却。

下午三點鐘，我才想起吃午飯，因了天氣這樣熱，使我一點東西都不想吃，但是習慣了，總應當吃午飯。

一間小小的餐車，是一輛臥車的一半，其中的設備可稱完善吧，我便在這裏開始吃着午餐——一盤火腿麵包，其實還不如說是鹹肉麵包，一碗清湯鮑魚；我覺得在這樣熱的天氣吃這兩樣東西是太合宜了；同時和我在這間餐車裏吃飯的有一位『大胖子』，他真可以說是又大又胖，他一人慢慢的在那邊吃着，他吃的東西真多，據我偷偷的觀察他是吃着全份的午餐，並且喝着帶「嶗山」字樣的汽水，他的肚子放在桌子上；汗衣完全被汗浸透，可是他還努力的吃着，有時不斷的舐舐手指頭；這位胖大人比我先到，我吃完走了，而他還在那裏遲遲未歸

呢。

吃完了午飯，又回到我坐着的那輛客車；我細細的數數裏面的人，太少了，連我一共才七個人，盡頭是一位女客——摩登小姐——這邊和我坐對面的是一個帶着小鬍子的山東人，身體短而胖；我們三個人是坐在車的左半邊，其餘的四個都是胖子坐在車的右半邊——也許是我太瘦了，看見他們都是那樣胖——他們不斷的談話，有時我可以懂，有時他們還會大聲的哼出一種調子來，好像是『合唱』，我想也許他們是在讀『四書』。至於那個小姐，一言不發的坐在很遠很遠的那邊，拿着一本洋裝書，在那裏看着；我呢，太可憐了，既不能加入『合唱』又沒有洋裝書可看，只得不轉睛的看着窗外的景色。

由中午而下午，由下午而黑夜，總不到我的目的地——青島——。夜，已經十點鐘了，據說是快到青島了，我們的『合唱家』一齊都下車了，我很疑惑是『青島』到了，經過一番考察以後才知道不是。

聽說前面一站就是『青島』，我心裏慌了起來，把我的行李——一口破皮箱，一捲被窩——拿了下來，把衣服整理一下；我的心房劇烈的跳動起來，但是，那邊，那一位女客，我看着她不慌不忙的對

着一個小粉盒子抹粉，我看了這種情況，真是使我跳動心的也穩定了不少……。

青 島

最後，車真是到了青島；L君M君都在車站上，我在車窗裏面拉着他們的手，我太高興了，我真不知道是在做一件什麼事；我們三人緩緩的走出了站台；因為某一種關係，今夜我是要住在旅社中，於是乎L君M君連我，三人到一個所謂青島的大旅社去；其中的房間以及等等都是L君M君兩人接洽好的，我真快活；夜裏三點鐘，L君M君才走，並且告訴我明天八點鐘他們都來；我因為兩日來火車的顛簸，把我弄得精疲力盡；他們走後我也就立刻睡了，但是我很難睡着，我自己莫明其妙，尤其是換了我的床，我更難睡去；雖然我是這樣累——忽然我聽到了幾個外國女人的笑聲，我很訝異，怎麼，這樣的深夜還有什麼女人的聲音；這樣的聲浪越來越大，簡直使我害怕，最終，我的精神麻木了，顛倒的睡去。

一覺醒來：已經七點多鐘，太陽光十分清晰；我趁着L君和M君沒有來，我便又開始寫給我的父母親寫着平安家信；恰好信寫完了，L君來了，告訴我搬到他家裏去住；不一時L君也來了，他們兩

人幫着我又捲上鋪蓋搬到 L 君的家去。

L 君的家

青島因爲地小人多，人口密度非常大；尤其是暑天，所以我搬到 L 君家裏也是和 L 君還有他的二哥住在的一間十步見方的房裏；讓給我睡的那間床還是 L 君五弟的，這樣，我多不好意思，但是我有什麼法子，只好這樣生活下去；到了午飯時我便遇見了 L 君的全家人，L 君的父親，那不必我說早就知道是一位老於事故先生；L 君的母親真好，向我說了些客氣話，而我有什麼話可說呢；我相信只是紅着臉。

因爲我的關係吃飯分了兩桌，和我在一桌的是 L 君，和他的三妹五弟，有時還會有 M 君。

L 君的家庭可以說是非常簡單，然而由於小孩子多的關係又顯得十分熱鬧；L 君因爲有一個哥哥和姊姊在一起也覺得他有些孩子氣；這位 L 君的哥哥聽說是遭過了一件不幸的事，由於他的表情裏是很可以看得出來的；至於 L 君的姊姊，我對她認識並不是這次在青島，在北平時我就認得她，她——L 君的大姊，在也照着 L 君的稱呼叫她做——大姊——這的確非常的相稱，由她的舉動，行事，等等方面看來真不愧做我們的——大姊——；除了大姊

之外還有 L 君的三妹，因為家裏的人都叫她做三姊；L 君也是這樣叫，於是我也以她做「三姊」；我記得 M 君是這樣稱呼她，她的年齡比我們小些，但是那樣勇敢和耐勞的性格是一般女孩兒們所缺少的啊！

在 L 君的家裏，因為年齡的關係常在一起玩的就是：三姊，大姊，L 君，每天總是大家在一塊快樂逍遙的過着。

早上的生活

早上有時不出門，有時到法院裏去尋 M 君，M 君是住在法院裏——找着了 M 君便會大大的談起天來，如果我們不談天，便會利用着早上的時光去玩那些青島附近有名的地方——炮台，觀象台，湛山，屠殺場，水族館，公園……——的玩過去，這樣，早上的時光都消磨過了。

海 濱

海濱要算是我們消磨時光最大的地方，每天差不多都是下午兩點鐘去一直玩到五點多鐘才回來，那裡真是使我不會忘記，柔軟的沙灘，溫和的陽光，清涼的海風……，在那海濱的男男女女都解放了似的那樣快活；水裡游游，沙灘上晒晒，每人都穿着極貼身的游泳衣；有些女孩子們的游泳衣是那樣的

的奇怪；L君和M君告訴我這是一九三二的新式樣呢。

海水被日光晒得有些溫和，在那裏游泳真是太舒服了；L君，M君，大姊，三姊，我們是時常在一起游泳；海水一個浪一個浪的打來，我們便開始跳浪，同時也就開始了什麼蛙式，剪式，仰式……，等等式樣的練習。

「啊呀！我喝了一口水，真鹹！」——離我們很近的一個女孩子帶咳嗽的這樣嚷着說。

陽光下，海波閃出無限的銀條；水面上滿佈了一些游泳的男女，他們穿了各色的游泳衣在水面蠕動……。天空一片雲彩也沒有，遠遠的望過去天海一色顯得那樣的偉大，使我忘却了一切。啊可愛的海濱我願終身的這樣消磨過去。

「五點了吧！我們回去吧。」大姊這樣說。於是我們沖身子，換衣服，慢慢的走回去。

月夜的生活

白天過去以後，夜裏我們又會玩起來，真可以說是快活極了。夜裏多半是L君，M君，我，三人，在那條極熱的中山馬路上走着，並且總到一個飲冰室去吃剝冰，這差不多是成了每天的功課。

我記得；一夜，月光皎潔，把全海面都照亮了

，好像凍上冰似的；我們三人便坐在海潮退了的崖石上；除了海潮嘩喇，嘩喇做響以外我們聽不到別的聲音；我便低音的唱着舊日唱過的小歌，在那一刻間，我心裏難過起來，我很想立刻回到北平，立刻看到我的家……。

遠遠的傳來了一陣軍樂聲音，L君告訴我這是海軍樂隊每天都是這樣的練習。海風這樣清涼，月光這樣皎潔，我們三人坐在崖石上一直坐到午夜才離開這塊崖石。

遊嶗山

青島附近的名勝可以說差不多都去過了，我們便會想到較遠的名勝地方；大家都會想起「嶗山」來，那天早上我們便決定到「嶗山」去；大姊，三姊，隔夜就預備了不少的食品。早上七點多鐘出發，九點多鐘才到了「嶗山」，據汽車司機生說離青島是有九十華里之多呢。

嶗山到了，據說是到了山的背面，前面是必須乘輪船才能到呢；我們僱了一個脚夫，抬着我們的一籃食品，同時裏還放着我們的游泳衣。

跟着脚夫在山中走着，忽然走到一個好像水池子一樣的地方，我們便找了僻靜的地方換了游泳衣；這裏水真乾淨，真可謂水清見底，我們便在這個

天然的游泳池內湧起水來；脚夫告訴我們這裏叫做「北九水」，嶗山裏面一共有東南西北四個九水，這是其中之一……○游泳有些覺得冷，我們便換了衣服便往山裏走去；嶗山真偉大，四面皆山，中央有一條溪溝，這條山溪水據說是由一條瀑布流了下來，現在我們便沿着溪溝一直往前去找那條瀑布，

上了這山又下那山，起伏的走着；山裏聽不到別的聲音，只有溪水低音的發響；滿山都是松柏樹，使我想起了「聊齋」上的「嶗山道士」的故事，我現在十分的相信，這裏的確是可以修仙啊！同時也引起我一人在這裏居住的念頭；但是我想冬天一定會非常冷呢！

漸漸的走近了瀑布，可以聽到好像夏夜落着暴雨的聲音，啊！大家都這樣高興，呼着瀑布尋到了；這條瀑布是由兩山之間拐着一灣流出，流到下面成一個深潭，潭的四週都是平坦的石板，我相信這是被水磨平的；我們便在這平坦的石板上開始吃午餐。

「真好吃喂！……你們把豆子夾在麵包裏，」大姊吃着她的麵包這樣說。

「這是第六塊麵包了。」M君嚼着東西說。

「嘿！真棒！你們嚐嚐這洋罐頭……」L君吃着

罐頭裏的櫻桃嚷着。

菓子醬，黃油，豆子，糖，罐頭……雜亂的吃了一頓，可是大家都覺得那樣的好吃。吃飽了以後，大家都喝着瀑布流的水當做了我們餐後的咖啡……。

太陽被雲遮着，淡淡的放出一些熱線，我們每人選擇了一塊石板，躺着做餐後的休息。

瀑布仍是不斷的流着；看見上面怪形的崖石，太偉大了，使我有些害怕，那些大的崖石都向內傾斜，我很疑心牠們會落下來呢；瀑布那樣美麗，由高而下，由小而大，使我想起來青島前有一個女孩子——曼利小姐——講過今天我所見到的這個瀑布，她對我說：「到了青島，你必須到嶗山去，嶗山裏有一條很美麗很美麗的瀑布呢……？」

我在靠着深潭的石板上躺着；一切都顯得十分安靜，更加上瀑布和諧的做響使我慢慢的入眠，我的心入到一種模糊的境界……，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三個鐘頭，都是在那石板上睡了過去；一直到脚夫提醒我們，才找着原路踉蹌的走出山來，耳朵裏仍是聽着不斷的瀑布響聲。

臨行前夜

一天一天的過去，都是特別的快活，二十天都

是這樣過去了；由於二十天的過程好奇和賞鑒的心都消費盡了，便會深切的憶起我的家來，我和 L 君，M 君決定了三人一同回北平；這夜便可以算做臨行前夜吧；雖然我明早就要走了，慢慢的又可以走向北平，我的心難過起來，不知道是爲了甚麼事。

夜裏我去拜訪一位親戚，多少是帶着辭行的意味，我的這位親戚于是和我大講客氣話，其實我真謝謝他，他還請過我吃過一頓很好的大菜呢；由這位親戚家出來便到 M 君那裏去——青島地方法院——M 君沒有在家，是到 L 君家去了，我想也是去拜辭吧，我在這裏坐等着 M 君，同時借着這個機會來拜辭 M 君的父親和伯父；M 君的父親和伯父都是五十歲以上的人，猶其是 M 君父親是法界的老人物，我相信要看見我這樣一個孩一定好像一塊水晶似的把我參透；我在那裏說了些這次來青島真是打攪老伯的很呀！……○M 君的父親把小鬍子一摸，把手一摔大聲的說：「……啊！沒有什麼……！」我也就沒有別的話可說了。不久 M 君回來了，我們便談了些明天上車的事；不一會我離了 M 君回到 L 君家去。

一盞一盞的街燈仍然亮着，海風還是一陣陣的吹來，心理想着！啊！今夜，明夜再也看不見燃着的街燈……，我一人在路上不斷的這樣想着。

L君和姊妹們都不在家，是有人請他們吃飯；家裏只剩下L君的母親，我的——L伯母，聽說是有些不舒服；我便上樓來看看，這是我來L君的家第一次上樓；L伯母的確是病了，天氣這樣熱，可是她老人家穿着兩層夾衣，頭髮蓬鬆着，我看了這種情況非常難過，使我懷疑到是不是明天她的兒子要走了做母親的難過呢？

我仍就還是那一套，甚麼來青島真打攪吵鬧呀……輕輕的說了一陣，L伯母真好，希望我明年暑假再來，並且希望我早些來，說我今年也太來晚了；我真謝謝她老人的好意，明年再來吧！

我說完了一陣話，我請她躺下，我便下樓去，整理我的皮箱；一切都細細的想一想；我正在理箱子時，L君的父親，我的一L老伯來了，手裏拿了一封信，是要我交給我的父親；因為他有飯局，匆匆的和我說了幾句客氣話就走了；我心裏疑惑起來；世上會有人對我這樣好呀？我呆了半晌，又重新理我的皮箱。

不久L君和姊妹們都回來了，家裏驟然間顯得十分熱鬧；真是立刻鬧成一片。我因為想着明天要早起便先睡了，心理說不出是快活呢？是難過？慢慢的睡去。

島上最後的清晨

才將五點鐘我就起來了，我的一 L 老伯，伯母們都起來了，我們趕快的吃了早餐預備做返北平的行程。

六點半鐘我們就預備到車站去；L 君因為要離開母親不由自主的哭了起來，使我確信了世上兒子們是永久的愛他們母親的。

到了車站，M 君也在那裏，M 君的哥哥，父親，都在那裏；大家都拉拉手，顫抖的說着「明年見」。

○火車準時開了，我在車上真高興，就好像丟了一件極心愛東西又找回似的那樣高興。

時間仍是一秒一秒的過去，火車不停止的前駛，漸漸的離開了海沿線，向着大陸奔去。

查 利

北平阜城門外中法大學孔
德學院同學會文藝組出版



\$ 0.20